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四卷 列傳

長洲何焯 肥瞻

循吏傳任延 延治三郡皆隨所宜急不以一律

王渙每食輒絃歌而薦之 歌詞全篇見宋書

劉寵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吳志注中引續漢書作山

谷鄙老生未嘗至郡則此鄙字下脫一老字

仇覽 叔度幾於中行覽其狷平季漢之士斯真鳳麟矣

勸人生業 至賑恤窮寡 古政教推之則子產之治鄭也

贊 注引沈約宋書載睦與其姪及甥書論誤書之意云

云按整理之云後史亦無及者論贊則自許太高

酷吏傳成其不撓之威 不撓謂權強難以屈其法注指

同官相陵誤

險剖曹節之墓 以黨錮宦官二傳參攷乃侯覽壽家

非曹節也所當刊正且未葬但可言壞不可言剖

董宣 董宣何並之流不當列之酷吏李章亦惟在千乘
時誅斬盜賊過濫非任喜怒多誅滅也而范首及此三人
蓋以建武吏事刻深上好下甚則必有入于酷者明中興
之美坐是未盡耳然竊謂東京酷吏傳可以不立
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 謹厚者亦復爲之蓋漢人尤
尙氣俠不獨伯升也

樊曄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 此二語則其情貌真酷
矣

周紆每赦令到郡 至乃出詔書 先決刑罪乃出詔書後
之大賢有與之同或偶以不得已用權僅撻一二渠魁消
一方之隱憂非明恕之常道也紆之酷在每字盡字
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鄧彪之奏實
氏指也故紆自謂無全

黃昌縣人彭氏舊豪縱至按殺之昌則過矣然豪家不可以不戒

陽球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至妻子皆徙比景陽球方爲程璜子壻宜萌之挾其瑕也球本宦官氣類一時自相吞噬其得行于王甫者勃海宋后得請于帝鬼神假手速之斃耳球何力之能爲天又假手于節以斃球矣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懲王甫以休沐被收故使悉入則可以先發即使帝或不聽所白無後憂矣宦者傳董賢負乘莽得竊柄故西京佞倖關係存亡東都則黃巾蠟聚群雄龍戰皆由宦者流毒廢馬班佞倖前例獨著宦官無乎識變

易曰天垂象至亦脩其數發端不類

閹者守中門之禁閹人本使墨者爲之此以爲寺人據詩昏椓靡其鄭箋云皆奄人也注未悉其云則者則據左

傳若吾以韓起爲閹杜注則足使守門之語仍與宦官無預也

王之正內者五人衍者字注中引周禮衍掌宇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月令呂不韋作取鄭注云於周則爲內宰此注中禮字不學者所增文選注中尙無禮字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勃貂當作勃鞞因齊寺人貂而譌鄭衆養子閼嗣宦者傳國之始

孫程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鄭衆已養子襲封至是又十九人皆然此衰亡之本曹氏基以代漢者也宜書于紀

單超唐兩僮兩通鑑從雨考異云雨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僮無有常處也

曹節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

迴上書 當此時而審忠尙敢訟言及此甚矣天下之有人宦官亦不能卽殺忠又可信人之有命

節遂領尙書令 尙書令可領駸駸爲宰相矣不愛他官獨領尙書者欲言者無由得至帝前如有陳竇之謀亦不待竊發視其章也

呂強而今中尙方斂諸郡之寶至費多獻少 數語畧盡當時殖貨之實

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至爭者用息 熹平石經之立發于李巡可以噴息 經典序錄爾雅李巡注三卷

張讓皆免冠徒跣頓首至輒寢不報 以家財餌帝卽無能問之者矣

刺史太守復增私調至多受賕賂 此黃巾所以平而復

起

皆責助軍修宮錢 三國志公孫瓚傳注中載劉虞事作

治宮錢此緣避高宗名云修宮錢

儒林傳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漢承秦故郊祀皆服約

元至顯宗而革故統貢曰始詳輿服志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

明制會試不中式者選入國子監

蓋仿此意

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

至莫不泯盡焉

斯文

將喪故天生康成稍爲羅其散軼

易劉昆王莽以昆多聚徒衆

至

廼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

莽本好名以昆劉氏故忌而收之

任安欲知仲桓問任安

仲桓楊厚字也任安之門人杜

徵杜瓊蜀志有傳此蜀中內學派別也又何宗見楊戲贊

中

楊政爲人嗜酒不拘小節

至皆如此也

政經生而碌碌

下同游俠此戮民也雖能屈馬武之氣何足奇哉學者當

法鄭泉之無染

尚書牟長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不足以自名家故云俗號爲牟氏也

尹敏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 如以劉爲師金刀貨泉爲白水真人皆別字之徵也

周防父揚少孤微 周勰傳云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

六世知名則揚亦常顯名史略之耳非終于孤微也

孔僖作六代之樂 按前書秦時唯餘韶武安得經新莽

之亂尚脩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夸飾也

詩景鸞少隨師學經至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 此等雜

學又不傳業不應濫入

名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 侍

講入授各異其文則後世講官欲以師氏之尊自重職過

矣然賜之坐亦人主所以優崇儒術也坐而仍持何嘗疑

與詔無北面者同乎

楊仁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生
府議選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學校之官宜悉仿其制
七十則致仕而去

仁對以寬和任賢至皆當世急務寬和二語在明帝時
真知先務之急推之十二事可信

時諸馬貴盛至莫敢輕進者此舉亦趙熹之亞楊仁公
卿材也用之不盡

趙曄少嘗爲縣吏至究竟其術周燮傳載南陽馮良事

與此相類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異耳

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詩細長于

論衡此雜學不如窮經也

衛宏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廼爲其訓謝曼卿爲其訓

明毛詩雖傳無序傳也

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 范氏世有經學其言

多有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于宏而不悟毛傳之出于融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 注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又引博物志毛公嘗爲北海相元是郡人故以爲敬按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

禮前書魯高堂生 注高堂生名隆按前書注中亦無高

堂生名此言隆者因三國志高堂隆而誤

董鈞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 至通爲三禮焉 本習小

戴禮謂儀禮十七篇也故與下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

通周官爲三禮

春秋鍾興以授臯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曰

以授曰從興受語亦有輕重

與自以無功不敢受爵 至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此等與

動激勸者遠興之處此亦兩得矣

何休文註訓孝經論語 邵公亦註訓論語而平叔作集

解獨未之及豈失正于漢季之亂歟

五經許慎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按說文解字載其子

名陵公乘冲所上書稱慎官太尉南閣祭酒嘗以詔書校

東觀教小黃門而此皆不載

文苑傳杜篤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 二語

經國之要此漢人辭頌猶足爲古詩之流也

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

論十五篇 後書不立藝文志故著述皆具載篇數

王隆沛國史岑子孝 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按作出

師頌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

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

夏恭 恭宜在儒林

黃香議者譏其過倖 政歸臺閣不任三公故有過倖之

譏黃香傳當冠于子瓊之前列左雄周舉之上于例乃合
田令商者不農 田令未詳農九家不錄其書

崔琦彙行多不執至廼作外戚箴 前書外戚傳卽載后
妃故此箴皆指后妃言之獨于番惟司徒一節致意然琦
自拙于爲文欲以箴冀當但據呂霍上官丁傳王氏禍敗
言之也

番爲司徒 爲乃惟字之誤北人音同故也

蕭何佐漢廼設書過之吏 蕭何設書過之吏不知出何
書

邊韶寐與周公通夢 韶爲太中大夫時與胡廣羊傳祝

恬等稱梁冀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與西京

頌莽者無異其所通夢殆梁冀耶

趙壹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 至因舉聲哭 荀

賤狂易敗常亂俗此戮民也禍衡沿習其風遂殺身于書
夫之手可不戒哉

邊讓作章華賦

詳此賦旨趣蓋刺桓帝

鄒炎抱玉乘龍驤

至爲世陳四科

言不得志于當世庶

幾顏之附孔以傳也

高彪先公高節越可永遵

第五倫京兆長陵人永蓋其

後故以先公高節期之

後遷內黃令

內黃令墓碑作外黃令與申屠蟠傳合當

以碑爲正

張超河間鄭人也留侯良之後

健爲張氏旣自謂留侯

之後此河間鄭人又何別也

禍衡臺牧者之所貪

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

作掌牧按今文選作掌伎近之

獨行傳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注云此是錄

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注語不知何所本
譙元皇太子多橫天按文當作皇子衍一太字

時亦有健爲費貽子仕至合浦太守費貽當附儒林傳
中貽無著述傳末善說易者元子瑛耳

李善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勸忠宜止于善
并續亦拜舍人則善不敢逃賞而事續尤爲有終非聖主
無此合宜也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下云太守第五倫嘉其行按第
五公爲會稽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時始分立此吳
郡由拳當作會稽

戴封其年太旱封禱請無獲於是遠近嘆服請禱而
至自焚此不學無術以巫尪自待矣豈惟驩虞之極弊哉
李充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按魯平傳平以永元三
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但不傳不云爲博士或是並爲

侍中也不刻作平誤

范冉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 下文王子炳卽奐字

也與注所引謝書互異至于李公名輩已高不得與史雲

爲友李公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去史雲歿時凡三十九

年何始云今皆不在制之在爾也王奐爲考城令以仇覽

傳參校亦桓帝時事疑史雲之友別有一李子堅史家因

氏與字偶同遂舉李公以實之大書于前爾

向栩 此直清狂不慧之徒如何以匹獨行當爲其有時

侃然正色耶

方術傳 方術立傳所以譏切時主崇信小數此史家之

主文譎諫也從馬之日者龜策及前書眭宏兩夏侯京翼

李傳變而通之但恨其過于瑣雜不若合蘇竟楊厚郎顗

襄楷于此傳削去王喬及冷壽光以下諸人且著明其流

爲張角張衡之屬斯有繫于勸戒耳

箕子之術 以箕疇爲術可謂不知致遠

任文公時暴風卒至 至文公獨得免 方有警而暴風卒至自當戒行此不待明曉風角也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 至所害數千人 文公預刻五月一日固由占術山城春夏之交久旱宜防大水涌溢則又常理也

郭憲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溟 至與郊同日 神仙傳兼採

郭憲及樊英二事歸之欒巴

王喬每月朔望 至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此事尤不經不應志怪

謝夷吾爲壽張令 注引謝承書縣人女子張雨宜載列

女

論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未或疎 英厚之徒其文章禮樂安在其中無物而欲爲高論此晉宋之交

所以歸于無用也然置英于方術中却於史法最得宜

許曼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至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今

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卽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

華佗又有一郡守篤病久至吐黑血數升而愈郡守事

依託呂氏春秋文摯齊王語爲之

漢世異術之士甚衆至列于篇末宜以蘇意楊厚郎顗

襄楷繇巴李邵樊英謝夷吾單鸞董扶爲一傳用此文法

附在文公以下於後諸神怪事獨取章帝時壽光侯而撮

曹氏兄弟論左慈甘始之語存其略可耳

徐登閩人也注閩中地今泉州也按唐以上所謂泉州

今福州也

蘇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注引酈元水經注云魏

文帝黃初元年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

逸民傳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言王莽篡位

違患遠引斯爲得中此則稍過也

野王二老並舉手西指

至

大王勿往也

似勸光武且固

根本勿與赤眉急爭關中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

遵君平名也史家誤仍會稽典錄

朱育對漢陽興之語不以前書核之耳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此

建武三公所愧且足開廣帝心子陵自高出一時霸之封

奏殆不敢自言假以諷上耶

井丹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

雜記云士喪有與天子同

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以人引車不用

馬也然則井丹以桀爲諷亦強其僭歟後世習用檐子遂

相與忘之矣

戴良禮所以制情侯也

至

食之可也

已有晉人風

龐公終世何以遺子孫乎

注

所引襄陽記子山民遂

仕魏則遺安之意有不能得之其子者矣

列女傳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迹爲列女篇列女之

作本于子政斷自中興以後上繼劉書又于本書爲合

太原王霸妻而我見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

恐是失于修學君子退而隱處詩禮之教子孫所以立身

不容已也

扶風曹世叔妻其八表及天文志後又詔融兄續繼昭

成之司馬彪云馬續述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援傳末

河南樂羊子之妻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絲雖本作絲按

說文絲織絹從絲糸貫耜也從絲省𠂔聲古還切作絲非

孝女曹娥遂投江而死按碑云經五日抱父屍出與叔

先雄事略同此語亦不可削作者蓋專採典錄也非抱父

屍出度尚亦何從改葬乎

酒泉龐消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娥

魏志注中引皇甫謐列女傳作娥親父曰趙安讐曰李
沛劉長卿妻縣邑有祀必膳焉 此禮宜修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 唐張懷瓘書斷云扶
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陳留董祀妻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此詩自

陳思而外邈難方駕 按董卓傳卓以牛輔子瑁素所親

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

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畧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

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在此時也又按蔡邕傳邕在

長安與從弟谷謀東奔兗州又欲逃逃山東則未必以家

自隨蘇氏以董卓既誅邕乃隨坐不應文姬先罹禍亂疑

詩爲後人作者之不詳也 蔡清記陽城東坡手帖云此詩

人之奇乃惟此詩耳 達當是公暇年語耳 文姬兩詩特爲後律非獨爲婦

東夷傳夫餘國以臘月祭天 臘月魏志作殷正月又言

在國衣尚白蓋其善者皆箕子之遺化也

韓文立蘇塗

注中刪去魏志不還句下好作賊三亭浮

屠句下所行善惡有異六字不分明

倭又有夷洲及澶洲

至遂止此洲

今人以倭國爲卽徐

福止而自王者謬矣

南蠻西南夷傳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

者也

蠻荆直謂楚人豈得以武陵蠻當之乎

充豫之人卒被徵發

充豫去嶺南尤遠前代未嘗發以

踰嶺故蜀言卒被

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棄地

內徙光武用之北邊李公亦議行于嶺外

板楯蠻夷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

劉備置張飛

于閬中蓋將用其人也

昔永初中羌入漢川

至

大守李順亦以板楯討而平之

治蜀者能撫蠻則足以制羌於此對可得大略

滇王以廣漢文齊爲太守至甚得其和太守能撫定滇

益地者文齊王追李願景毅四人皆巴蜀人永昌太守鄭純越雋太守張翕馮顥亦其產以地近頗習土俗但律已以正威信易孚耳

邛都夷者至無幾而地陷爲汙澤都者瀘水之名恐其

地本有汙澤

西羌傳滇哀翁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

中國尊貴侯伯高爵不欲以當微者故經諱而書人公羊疑爲貶者固也

尙見前人累征不克至復寇金城塞順逆不分顧招之

使還踞故巢予以地利益無所憚矣此豈可謂文德乎能以威信懷服諸種使其不能嘯呼群聚然後開諭利害申明誓約必其不敢入犯可耳

越騎校尉趙代副 趙代當從和紀作趙世此唐人避太宗諱所改而後人追改未盡之文

又有西海魚鹽之利 通鑑注西海有允谷鹽池
恃其權勇 權通鑑作拳

東號子麻奴遣車騎將軍鄧騭至食邑三百戶 以軍敗寇盛反得進爵封賞和熹臨朝謬政無踰此者

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至朝廷從之 徙郡亦一策但光

武時以人少地虛故徙并其人易爲脩衛今羌種蟻附非若匈奴多馬習戰兵力稍分則不能禦邊也乃無故棄地驅民長賦聲勢萬一流移不堪輕與羌合凶狡乘之而起則腹心內擾安集無時矣如杜琦王信幸其非梟雄之才耳不如卽募邊人以擊羌寇用其豪傑授爲將領所得生口畜產卽盡以與之可不煩朝廷別發大衆捕逐難自耳也

任尙與遵爭功至沒入田廬奴婢財物任尙前副鄧騭
敗而獲封後與鄧遵爭功則破平零昌杜季貢徵還棄市
賞罰如此宜乎羌患之滋蔓也

論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至是養疾
病於心腹也三明事在桓帝之時安得與鄧騭伯等混
而言之中興以後羌戎爲患永初永和最甚永初之始但
選廉平有武略刺史太守數人可以應時討定乃輕發大
衆付之不知兵之鄧騭望風奔北寇勢遂張又不加罰無
所沮勸由是敗者相繼豈羌之暴猛哉用人失也永和復
叛則馬賢等本非良將加以刻剝軍資賂遺權門士卒解
體安望殄寇其壞亂相尋之實脩于威明求乞自効疏中
不能次第別自言其得失徒申紀明一將之論追咎前人
斥遠之不早而不悟隨時彈患各在其人之駕馭撫綏事
變豈有極乎諸種勝兵者且二十餘萬人亦非人力得以

誅盡紀明百八十戰僅一創之未必能盡敵而返也亦何取彼此妬功之口盛相咥鄙哉諸論此篇尤下不分前後之事勢不別諸將之賢愚前則複舉陵斥徒爲辭費後則承襲餘論初無特識不作可也

西域傳安息國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經危險則思土之念自倍非海中氣候如是也

大秦國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北史西域大秦國傳亦云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云失之遠矣

天竺國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至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書此者以見其通中國者非一獨不聞所謂精文善法卽明帝之夢傳毅之對記注無聞僅出牟子不根之書也

莎車國敦煌太守裴遵上言至賢由是始恨遵言是然

迫奪則又失懷遠之宜光武武舉未盡善賴賢以佳兵自滅耳

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堅忍

論 論是微辭非助而張之也然結語猶未免于兩是其說

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至靡不周盡焉 甘英之

蹟窮于安息明帝在二班之前百不載遣使天竺事足明爲後人假托也

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至審求根實 皆指前書及安帝末班勇所記注贅引法顯語

南匈奴傳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 吳漢擊匈奴經歲無功名將行邊自古猶有利鈍

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 徙民而空

其地使無所掠亦古人治邊之一策也然必也以漸則不
至驚擾

昭君字嬀

至

遂復爲後單于闕氏焉

王嬀前事復詳于

此真記繁志寡也

使者曰單于常伏拜受詔

至

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

其伏拜不足爲重輕而足以使其衆悼心而蓄忿故蕭望

之之議爲遠猷也

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按前書地理志屬國都

尉治美稷則其地本有降夷故曰而處之

南單于旣居西河

至爲郡縣偵

耳目

至是南匈奴之

衆遂布滿列郡成不可徙還故處之勢矣

司徒掾班彪奏曰

至

遣驛以聞得體要而質健

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

見非漢之力所不能臣

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

平

劉歆云案秉傳不爲

將軍又真爲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爲也按下
書遵始真爲度遼則耿秉耿夔傳言拜者皆行度遼事
不當作爲

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此舉幾壞邊事
崇罪大矣

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此禦鮮卑故屯中山北
界注憤憤

論袁安之議見從于後王若從安議不惟異代無匈奴
奴之憂當時亦不致鮮卑轉徙竊其地收匈奴餘種爲
邊患矣

而竇憲矜三捷之効至反其故庭竇憲旣失于前曹操

加謬于後然憲當國力有餘漠北可徙之會尤當執其咎
也

並恩兩護後之爲患者南庭耳並恩兩護以下承接未

亮

烏桓傳其性悍塞至父兄無相讐報故也知母之有族

類已身顧非父兄之族類耶所謂塞也

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報字解與左傳異

歸其故夫謂同葬

鮮卑前書匈奴傳注犀毗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

語有輕重耳是則鮮音如犀也

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歆仇亦上至網羅山川水澤鹽

池檀石槐勃興漠北再世而衰不能爲中國大患然則

永嘉喪亂豈非天實爲之乎

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至爲西部皆仿匈奴故蹟

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兵難過度而有自詭以二春滅方

張之寇一勝遂驕喪敗必矣

議郎蔡邕議曰至臣曰可矣伯喈文此篇最善然鋪陳

前代事少剪裁又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處亦未能確以事勢成敗相質才識爲不逮班氏也

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烏桓傳云無世業相繼鮮卑習俗本與之同至檀石槐後乃世傳襲有慕容氏也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四卷

列傳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五卷 志

長洲何焯肥瞻

八志

司馬紹統之作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于晉初劉

昭注補別有總敘緣諸本或失刊劉敘故孫北海藤陰劉

記亦誤出蔚宗志律歷之文

律歷權土灰

此灰字因下文葭莩之灰而誤史漢與淮

南中皆作炭

各家術皆當有効於其當時

通人之言議亦詳核

禮儀上陵東都之儀

至

周徧如禮

明帝誠爲讀禮然既

相沿有此議廢則難惟不得過侈如西京園寢之制耳魏

文始毀高陵祭殿注中魚豢之論習見近事不復深惟本

意耳

按古者大事皆於祖廟行之若移上陵之禮於廟

則禮不瀆而愛敬不替矣

高祿立高祿祠于城南

注中廬植注卽鄭說而言之不

悉束說疎矣

養老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周孔並祭至唐始革其制

五更亦如之

注引月令章句曰五更庶老也按五更旣

庶老則更字爲分書叟字無疑矣

請雨郡國上雨澤

今雨澤章所始也

拜王公

注所引夏勤策文此漢三公策文舊式又注引

建寧四年七月立宋皇后文云今使太尉龔使持節奉璽

綬按范氏靈帝紀于是年三月書太尉聞人襲免太僕李

咸爲太尉此是詔書不應有誤紀所書拜罷未審也

桃印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

今人不知有改水

事改火則漢惟冬至行之當爲以火德故不欲如周之數

改耶

大儺先臘一日大儺

月令季春仲秋皆儺恐陰陽之氣

有房過其害及人而物或憑焉也漢所存者止于季冬
大雊而已

設桃梗鬱儡葦菱畢 注中所引度朔山一條今山海經

無此文

大喪或大赦天下 大赦上有或字則偶當大赦之後雖
卽位亦可無數赦

祭祀封禪語在漢書郊祀志 上皆追述武帝事注東觀

書云云宜在下文上至奉高下

六宗 注中諸家之釋惟紹統之說得其通矣

迎春三時不迎 不迎三時自漢始

論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 此玉專指印璽劉昭之

難非也

天文 注中所引張衡靈憲以爲黃津爲根麗鴻爲幹太

元爲實周于太極圖蓋禮與于此文

五行雞禍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條
在侍中寺者兆宮省臣將有離化爲雄者曹氏之祥也莽
后族操閹孽其占同頭冠未變者至子不乃篡盜也

青青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

曲說

屋自壞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
壞條 占在王充不在卓也注所引表書是李催傳允奉
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窮蹙乃下

災火安帝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條 此視天文志所載爲
詳然勝實病疾鄧后固不輕以天下與從子也

延熹四年先是皇后因賤人得幸 后紀云帝惡梁氏改
姓爲薄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靈臺災 靈紀注云時燒靈臺
殿樂成殿此條下云周家之所造似當爲靈臺

騶騎電激 謂左騶督促賣官錢者也事見羊續及宦官

傳

龍蛇孽永康元年八月桓帝時政治衰缺至則爲妖孽此語過歐陽子司天考論遠矣

人化七年越溝有男化爲女子條明萬歷中陝西李良

雨事其占果同

郡國謂之郡國反不能該司隸矣所以前史諸志之名不容輕改

河南尹有函谷關函谷在穀城者非秦之函谷故于宏農下以故秦函谷關別之

有汜水注引左傳周襄王處鄭地汜按襄王所處者汜也此注與潁川襄城下注相亂

河內郡溫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按酈

善長曰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漳渠勢改籌梁脈水不與昔同然則枯絕者河內濟源也

河東郡汾陰注引博物記曰古之綸少康邑按梁國虞
縣下馬注有綸城少康邑與此錯出若馬誤則劉書當證
明之

有董池陂古董澤注引左傳曰改蒐于董董澤之蒲按

上臨汾董亭下細注旣引改蒐于董則此當專主董澤

宏農郡華陰注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按水經注云河

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歷北出東嶠通謂之
函谷關也遂岍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狹車不方軌號曰
天險是直以潼關函谷爲一地二名也

左馮翊魏略李義傳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

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蓋一時
權制旋復故故司馬氏不載然劉注當補見也

右扶風漆有漆水注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按師

曠晉人無緣得葬于此疑皇覽誤

有魚門 注引邾人縣胄誤魚門自邾城門名也

山 當作礪不當作礪山前志可攷

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育湯冢按劉向云殷無葬處此何以云

國虹 魯之大蒐恐不當在此注所引地道記誤也且
奉高下注相亂

魯國有關至孔子所居 注引漢晉春秋及意別傳注地
里何取于此

有牛首亭 注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按既取鄭
地則非此牛首明矣

六國時曰徐州 徐音舒左傳正作舒史記索隱齊世家
下注云其字從人說文作邠則今與九州之徐同一字者

乃傳寫誤也特正之

常山國采城 注云在縣西北四十里疑當在上有塞下

九門 注云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按此碣石非禹貢冀州貢道所由入河蓋又一山

清河國貝邱 舊刻貝字皆作具惟以中二畫與貝字別

濟北國有光里 京相璠謂光里卽左傳所謂廣里與此書合

山陽郡湖陸 注引地道記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

封按費亭仍曹騰故封注謬引

琅邪國西海 疑前書海曲之誤

齊國臨菑本齊刺史治 注引皇覽曰呂尙冢在縣城南

按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安得有冢在臨菑

九江郡壽春 注漢官云刺史治去維陽千三百里與志

不同按志據中興以後漢官所據末年也

阜陵 晉書地理志云阜陵漢明帝時淪爲麻湖

會稽郡鄞章安故治闕越地光武更名 注引晉元康記

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詳按前書有回浦縣南部都尉治注家不就前書核其沿革而泛引地記以爲鄉名何也通鑑注引隸釋云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侯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此郡之末有東部侯國四字却是衍文侯與侯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

吳郡 吳郡圖經續記曰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浙江中流爲界故餘杭富春皆屬吳郡但前書有錢唐靈帝時朱雋封錢唐侯而今志無之按戴就傳揚州刺史歐陽參收就于錢唐獄明當時未嘗并省蓋闕文也烏程 注引左傳衡山當如或說在丹楊縣若至烏程則過吳郡矣

廣漢郡雒州 前志廣漢郡但作雒此州字疑衍
犍爲郡犍節 前志符犍曰符信此犍節疑符節

越嶲郡臺登

應劭云今日臺高

武都郡下辨武都道

隸續據武都丞呂國十二人題名

有下辨道長任詩謂志關一道字按前志正作下辨道洪

說是前志武都無道字則上下誤寫耳

安定郡出薄落谷

四字乃側注當衍出字而在烏水出

下

三水

注中有左谷三字乃正文當連三水下

太原郡上郡五原郡雲中郡朔方郡定襄郡 五郡注中

皆脫雒陽北里數

鴈門郡原平故屬太原

注引古史考曰趙衰居原今原

平縣按趙衰所居當是溫原譙叟誤

上谷郡寧廣寧

按前書寧莽曰博康廣寧莽曰廣康則

爲寧不爲寧審矣

遼東郡候城

按候城旣屬元菟郡不當仍列于此

遼東屬國昌遼故天遼屬遼西 按前書遼東無天遼

無慮 上遼東十一城中已列無慮此處何以複出按鮮

卑傳中中攻扶黎營注云縣屬遼東屬國恐扶黎之誤

交趾郡 洪适隸續云漢武帝置交趾刺史在十三州數

中東都因之杜佑通典云獻帝時以交趾刺史張津交趾

太守士燮有請改刺史爲州牧至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

州省交趾入荆益帝紀自靈帝以前屢書交趾刺史事迹

傳中載交趾事却多作交州蓋是要其終而言之但郡國

志自中興以來直云交州不載廢置本末可謂闕交

百官司徒 注中千寶之說是以時制附會古禮謬甚

博士 注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按置秘書監典

領中書之不列于學官乃諸子百氏皆在焉與博士傳經

者異矣注以無所附故見于此其官亦六百石遂比諸博

士不知當屬少府在御史中丞之後如蘭臺令史亦六百

石乃其比也

光祿勳

注引漢官有官醫一人按宿衛在內恐倉卒遇

疾故有官醫

五官中郎將條

當時侍郎乃中郎之副郎中則列于郎

之中而已

羽林左監

注引漢官謂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

今武官不別置府史本此

右屬光祿勳舊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

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

左右曹省而尚

書之權歸宦寺矣

太僕

注引漢官有官醫其獸醫也耶若後廷尉之醫則

爲罪人設鴻臚之醫爲遠人設衛尉之醫爲宿衛設也

右屬太僕條

中興之初邊陲蕭條靡有子遺芻牧無所

出故皆省之

國馬之政不可以廢中興矯前失之過乘

興六廐節之可也然和帝紀永元五年詔省減涼州之馬則中興止設漢陽流馬苑而其後仍置之矣安帝永初六年又于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並州置萬歲苑爲置漢平苑

宗正條 西京校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跨連制蓋不失舊物蓋賴此制也注引漢官有官醫重校屬故也後同農事制故亦置醫

大司農條 四時上簿如今之季報冊一損多益竝如今之撥餉有不同

平準令一人一書紀熹平四年改平準爲中準使宦者爲令列于內署則曾屬少府至獻帝初復故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注引漢官曰員醫

二百九十三人按二百九十三人當兼在諸曹者言之侍中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多議者一人參乘侍

中得人則官者之權自然抑損

黃門侍郎一注引衛權注吳都賦按衛權字伯與見三國

志注中諸本皆誤雍宋本亦誤

小黃門掌侍左右受尚書事後漢樊安碑云爲小黃門

右史右史今不見于志豈以其侍左右而得此名歟

祠祀令一人一本注曰下典中上疑脫官者二字

御史中丞一人魏志鮑勛傳黃初四年爲宮正宮正卽

御史中丞也是亦沿周官小宰之意特大夫不領名實垂

耳西京屬副相猶得周官遺法至東京轉屬少府則三公

不得聞天子左右之人事任輕而體統曩矣

蘭臺令史前書曰官公卿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

圖籍秘書桓紀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官注引漢官儀秘

書監一人秩六百石其官當列中丞下屬於少府而此志

遺之劉氏注補于太常博士之下則非也

太子庶子如三署中郎 觀此制則庶子乃武臣後中庶子如侍中則脩顧問與此不同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卽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前書儒林傳博士弟子歲課一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蓋慎選文學之士也雖未有太子而舍人不省以其成材實難非可求之倉卒領屬少府亦以天子私財儲而養之

右屬北軍中候 注大駕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按五校之有鼓吹以在大駕之前也然則鼓吹惟天子得有之故大將軍曰賜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 劉注曰周無司隸按秋官司隸掌五隸之法何謂無之但所掌不同耳

州郡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若邊郡素不置農都

尉則充國不能行之倉卒

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無都試

之役亦所以優武也然於古者務農講武之意偏有所廢

矣至王荆公行保甲法十年始成元祐始罷之當以其無

實而徒擾民故耶 注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

之按此如桓紀初置太山瑯琊都尉官其後次第皆罷是

也袁紹傳中有上洛都尉亦此類

王國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 博士官不當

省

關內侯 注所引劉劭爵制此條宜補前書下然自五爵

以上卽不得其說矣以其猶近漢姑以爲攷古之助可耳

輿服長冠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 祖宗所造服之

以祭如其存也

武冠貂尾爲飾 注引徐廣又曰意謂北方寒涼本以貂

人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今朝會高麗使臣所冠
近煖額之說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五卷

志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一卷

魏志

長洲何焯肥瞻

武帝紀養子嵩嗣

注採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

云嵩夏侯氏子按夏侯惇之子楙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

娶曹氏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

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

以脅太后 注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闔閭之官古今

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按此注乃事後虛

詞掠美厥祖何人斥言闔閭

初平元年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 至以順誅逆可立定也

此項羽戰河北高祖西入關之勢也卓兵方盛未挫于

外故堅壁勿戰待內讜作而後乘之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以弑君

討卓無故又改立君是二卓也

注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安爲行

在所故曰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座中舉向其肘

注魏書曰紹

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強二子已長天下群並孰踰于此按紹此時僅爲一郡守并未得韓馥讓州未應意盛若此

三年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烏巢之役素氏之謀畧同而成敗異焉故用兵貴知彼已也

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

至

兗州爲所殺

光武擊銅馬

鄴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不出南掠者輒擊取之絕其

理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

追至常山大破之此

可參贊者也

李與流賊相

遂皆爲劉岱之績

四年太祖擊詳術救之至又追之至九江外爲紹興所以保據兗州也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至

所過多所殘戮

以

興師實志在并兼所過殺戮所以不能定徐

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所收黃巾精銳

尚未習練猝遇勅騎則偏敗衆攜先犯之者由官邈素知

虛實也

二年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

注魏書云云

按布蓋使人蹋伏見無兵乃復來操豫料其然設伏以待

布兵見乘隄者猝起出不意奪氣遂爲所敗也

建安元年冬十月公征奉自爲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

子三公稱公也

是歲用東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注魏書云云按議始

祇造成之者峻淵不憂運饋則可與賊持久伺變施巧勝
算常在我矣

三年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至以爲魯相孟
德待畢諶尙爾况昭烈之于元直乎

四年初公舉种孝廉至釋其縛而用之釋畢諶魏种而
用之皆假以懷四方之士于時宿儒世胄大抵在河北漢

南也許所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也如此類

使臧霸等入青州入青州者擾紹之左以分其兵

十二月公軍官渡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

是爲官渡表紹曹操壘尙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

五年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備有雄才

加之宗室如與紹連兵備必襲許以迎天子衆心歸仰操

事去矣故不得不急破之也

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上四云分營與相當矣則

此但指自將之親兵也然亦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非其實

大破瓊等皆斬之 注採曹瞞傳曰公意欲不殺按靈帝時瓊爲左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一故欲活之六年九月公還許 紹地廣衆盛謀議之士附者尙多其兵雖破未可取也故歸許以養威俟釁且以其間剪劉備復起之勢得以全力徐收河北莫能牽制耳

八年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始猶烏合故多寬假至此乃議罰爲立國經久之計

九年武安長尹楷屯毛城 臣尙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援之破楷則高幹并州之援北斷拔邯鄲則表熙幽州之援東絕擊楷自將者運道不通則堅城大衆有自潰之勢所係尤大也

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

可以濟乎

紹見光武資河北以定海內故圖據之

十二年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 封功臣乃徐議自尊矣

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

注採皇甫謐逸士傳天下

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按歷世持權賓客翕習其人又小有才鮮不爲亂者二袁卽前漢之王氏也

益州收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

時操駸駸有取蜀之

機

十四年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

由此淮南爲重

鎮

十五年春下令

注採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遂

平天下按孫劉方睦而云遂平天下蓋其器限之也史家評操攻伐自克紹而止議過此卽鼎足虎爭非復所能戡定矣

注以及子植兄弟 此子植植字乃子桓傳寫之訛對臣
下不以稱子之字爲嫌觀陳思王傳注中所載諸令屢稱
子建則此爲子桓決也

十六年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弱者出戰强者繼之其挑戰者乃游軍也

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
魏公 關中定而後魏公九錫之事成矣 魏公之命及
丕禪受之際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僞讓承祚之微詞所以
殊於他史者也 最辭可以削畧注復載勸進牋不亦贅
乎

初置尙書侍中六卿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此魏國之
官

十九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至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如此則所得者不過從亂如歸之徒雖取濟一時東漢

二百年之善俗俄焉盡矣由此篡亂相循神州左袵豈非中國禮教信義爲操所斲喪而然耶

二十年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至巴漢皆降 操誠善兵以諸傳考之獨此役幸成非實錄

二十一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注魏書云云春祠令講武奏儼然以天子議禮自處矣

二十四年夏五月引軍還長安 朱溫末路大敗於李存勗後嗣彌以不振乃知操之斂軍而退爲善持盈也

冬十月王軍摩陂 陸機弔魏武帝文云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乎此年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寥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峻澠而竭來次洛納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觀此則操實以西行不得志而發病及襄樊圍急狼狽還救偃息不遑登頓而死史

不盡書耳當以

止議參詳

二十五年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至無藏金玉珍寶

機弔文載遺令有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

過失不當效也注中亦宜補見

評評無溢美收紹四州之後不復能有爲此志所以不

得不並列三國也

文帝紀建安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注採魏書云云此

與朱建平事相類或所傳異也

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注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

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按魏未嘗以夏侯爲同

姓故與之婚姻孫盛所議非也

庚午遂南征注採魏畧云云其言凡近無可採危于累

卵言之又過先王不稱爲德犯其所忌性之死非不幸也

其得禍尤酷者不將行禪代之事而治兵以脩非常又欲

飾其跡托之南征性不喻而贅言沮衆不遂莫能容忍耳
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注採太史丞許
芝條魏代漢見識緯于魏王文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按
此可爲無堅冰二字之證

黃初二年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自此遂無水旱
劾三公之事然變理之意微矣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日食正朝應在路烈伐
吳喪敗

若限年然後取士至到皆試用左雄限年之法至此復

變欲以誘進銳進之士壹志事已也

豈有七百里營至此兵忌也兵勢惡分敵乘其間則救

禦難

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四月癸巳漢昭烈皇

帝崩

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宋書五行傳云簡
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帝初卽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
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常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
禮終黃初不復還鄴而員丘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
有定所此其罰也按此可見魏氏禮制之缺不獨一事之
徵附著之

評 仿漢武贊

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 注採典
論帝自敘云云按觀其自敘所謂望之不似人君已不堪
張子布見况立石太學甚矣魏人之不知恥也

明帝紀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
爲高皇后 與其追尊曹騰自實其爲贅閹乞養不如不
之殺于禮矣此自爲報不能生子而以加隆所後之親爲
後人勸與下七月詔書連類而觀可以得其情矣

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 山陽公薨書曰 山陽
以三月薨及秋而丞相亮適亦卒于渭濱天之于漢數訖
於是矣

三年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
農時 諸葛既卒邊鄙不聳而窺遂恣淫荒矣孟子之論
中人者不亦信乎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馬有七
其宜景文武惠懷愍之祥乎

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王肅爲祭酒

景初元年改太和歷曰景初歷 景初歷尙書郎楊偉所
造事詳宋書歷志曹爽有叅軍楊偉疑卽斯人宋書又載
黃初中太史丞韓翊嘗造黃初歷時陳群爲尙書令奏以
爲是非得失當以一年決定今注家于群傳遺之楊偉歷
施用暨於晉宋而名字翳然亦採掇之闕畧也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注漢晉春秋云云按金狄泣者

殺死魏亡之妖也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

注魏名臣

義載散騎常侍何曾表云云按孔明歿而軍幾亂穎考置副之義蓋老謀也

有慧星見張宿

其占與王莽地皇三年有星孛于張同

天將除曹氏矣

三年癸丑葬高平陵

注魏書曰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

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按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此不獨

免子文德之讒亦萬古毓德潛邸正法也潛思書籍事其

遠者大者而不徒用資文藻則才識開益不待接人臨事

胸中自有權衡矣

三少帝紀齊王正始五年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

荀攸于太祖廟庭

注臣松之云云按遺郭嘉者亦以非

魏臣也景元三年復祀嘉蓋司馬氏以屬其黨獨祀典
章者加之死事也

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至爲萬世法
史家於平叔等旣于曹爽傳中附見不能爲之平反特
錄此奏於紀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盡沒其寔
於異同之口耳

嘉平元年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至語在爽傳
莽之殺賢懿之族爽皆稔知其中外殫微猝起乘之

六年秋九月太后令曰至以避皇位芳臨御數載非若
昌邑始徵若果君德有關播惡于衆師何難執以爲辭今
稱太后之令發牀第之私有以知其爲誣矣

高貴卿公甘露元年春注採魏氏春秋遂言帝王優劣
之差帝慕夏少康按言論之間慨慕少康則澆豷有在矣
其亦機事不密之端乎

丙辰帝幸太學

陳氏詳書幸學問難于紀蓋亦深致嗟

惜之意

二年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
壹至事從豐厚 注臣松之云云按時淮南引吳爲援壹
適來奔故司馬氏濫以爵寵之冀以招誘來者

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公羊傳曰公薨何
以不地不忍言也書高貴鄉公卒其猶有良史之風歟抽
戈犯蹕若直書之則反得以歸獄于成濟今公卒之下詳
載詔表則其實自著而司馬氏之罪益無可逃所謂微而
顯順而辨也史通論之蓋未識變例之深旨

沈業卽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 觀此二語沈業方爲司
馬借以自解于天下幾與成濟同戮矣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
嗣明帝後 以親疎論是時不後尙有人璜爲字之子則

操後也當時惟昭之指昭穆遠近莫敢議矣

陳留王景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薨高貴鄉公弒崩之事獻穆猶親見之常道鄉公薨于晉太安元年則又晉室大亂趙王倫盜篡反正之後也噫

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章表稱臣于心有所不安不臣可也當更取北魏清河王事參之不至如周世宗之野差順耳

咸熙元年春正月行幸長安郭太后在殯蓋墨綬而出也

以司空王祥爲太尉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祥知拜之不可然其自處何以并在楊彪下也厥後馮道受郭威之拜復折而事周是以唯大節不可奪爲難

罷屯田官以均政役法久漸敝當時罷之必有以也當合司馬芝傳參觀之

評仰遵前式至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評語可謂絞而婉矣

后妃傳武宣卞皇后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注採魏

書云云按卞亦有權數若顯救植則外廷必有武姜叔段之議不以爲言而動以意或可爲耳

文德郭皇后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此時當別有科禁今不可考矣青龍中

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奪以配戰士亦當緣此爲辭耳

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注採魏畧云云按郭太后歿

其宗親恩禮無改故陳氏不取然毛后賜死曾猶遷官曹

氏之酷虐變詐難以常理推也

董卓傳公卿見卓謁拜車下注採張璠漢紀云云按注

前所採山陽公載記之語尤近實觀義真後此其氣已衰

未必能爲是言僅足以避兇人之鋒耳

袁紹傳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注採魏書云云按游俠之歸必爲亂首諸

袁是已曹操所語王儁者上之人當圖之于未形也儁事在武紀荊州平下

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紹勸進召董卓爲謀不臧漢室破壞而袁宗先受其殃天下之罪魁也

時紹勸進便可于此決之 進意既同紹爲司隸乘讓忠之出選爪牙武吏執取渠魁盡之于獄反掌可以集事徒見王甫旣誅陽球旋亦受禍欲措其身于萬全之地惟望進之早斷不敢自決耳

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 紹此舉更誤方起兵討卓以廢弒少帝爲辭乃欲尊立疎宗蹈其覆轍其後終以獻帝君臣之好不固狐疑未奉迎曹操先之使號令爲他人所假不戰而成敗異勢

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注採獻帝傳若迎天子

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

按後之權衡不審爲此二語所誤者多矣

擊破瓚於易京并其衆

注採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

元而不禮按許靖猶當加禮况鄭康成乎

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紹不從

迎天子之謀所以先敗不聽出長子之諫所以速亡史家

撮舉之乃一傳之綱也

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

若用田豐之言即使許不可拔而紹據臨大河以爭其北

徐州出兵擾其東南過于彭越之在梁地操奔命不暇矣

注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故復援旗擐甲席捲赴征金

鼓響震布衆破沮

李善文選注云紹征呂布諸史不載

蓋史畧也

注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 天下之人豈可盡欺
發遣之云徒爲操所嗤耳

注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 至士民傷懷 此事不
知信否文選注曹瞞傳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
聞之哀泣似緣此機而實之者也

注加其細政苛慘 動足蹈機陷 此因其法令必行而
動搖之

譚尙舉兵相攻 注引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于譚曰先
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按此二句則漢末
稱本生父母之親不復係以父母之名矣

生禽配配聲氣壯烈 至遂斬之 配於 之之際從主于
昏雖能死不得與沮授比

袁術傳南陽口口數百萬 至舍近交遠如此 二事亦是

撮舉其敗亡之由注採吳書云云按獻帝幼冲

卓擅命

何可比于子胥術書雖非本旨於情理稍分明

曹將軍神武應期

至

信有徵矣

當時人心歸操其言至

此早知其爲漢賊者不過數人而已

劉表傳

范書以表爲魯恭王之後而此注無聞焉

表雖遣使貢獻

至

表不聽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此曹

操所謂乍前乍却以觀世事者也

南收零桂北據漢川

注採英雄記云云按喪亂中經籍

不遂泯絕實賴有此非可以表無遠畧頓爲不急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

表不助紹以綴操後則失合從之勢雖欲保江漢間其

可得乎

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人心

瓦解遣之必相率而潰將又凡材豈能傲一時之幸琮之

勢比于張繡之素能拊循其衆者又已異矣徒爾覆宗不納爲愈

呂布傳布覺其意從紹求去注採英雄記云云按布是

王官又除董卓故充徐之士往往附之曹劉天下英雄然其始衆心未一者猶有擅相署置之嫌耳

張邈傳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至拜登廣陵太守據徐揚之中

陳登傳年三十九卒安溪師謂元龍於昭烈一見傾心然登父子始終爲曹表爲知人使承厥年豈能自潔于漢魏之間乎按昭烈固嘗歸曹氏當其奉迎都許從掃地赤立之中使天子復有尊安之勢天下顛顛孰不仰望及後乃知其志在自封耳使登尙在營昭烈復據徐州必戮力合規同獎王室或可不至失土北奔也惜其早歿不得與孔明季直並列季漢輔臣贊中決不隨公達輩配食魏廟

耳

臧洪傳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

注採徐衆三國評爲洪計者云云按當時

無他國可奔與袁曹不協者北有公孫與趙鞭長不及南則袁術方謀僭盜況身又爲紹所拘留哉惟有辭東郡之符退而耕野待如昭烈者起而事之報曹氏于後斯上策耳

公孫瓚傳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瓚旣遼西人前世又非素官于朝何緣先墓乃在北芒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因紹等之謬計亦卽可見昭烈當日足以有爲但屬宗室自爲人所服從乃兩漢稍存封建之效也

注吳書曰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至文曰虞爲天子四

星會于箕尾昭烈起涿郡之祥虞爲天子魏虞後也

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注採獻帝春秋云云
按更其書者所以譎瓚在昔袁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卽作
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陶謙傳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

注採吳書謙仰曰謙自

謝朝廷豈爲公耶按漢末爭下工故謙得以行其意

是歲謙病死

注採吳書云云按子布之筆未爲奇傑何

以禍衡重之

張魯傳魯欲舉漢中降

至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注採魏

名臣奏載揚暨表云云按此操不敢取蜀之實錄其後懲

于夏侯授首亦無意復爭漢川也然持勝之道莫善于此

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

注採魏畧

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云云按此屬皆大亂之時塢壁自

保因爲雄長者也金末封建九公亦因而用之之法力不

能平反假以祿位使爲干禦也

曹洪傳始洪家富而性吝嗇至乃得免官削爵土按楊
沛傳此舉雖文帝不宏而洪舍客亦屢犯法與劉勲並稱
得罪亦由素不檢制其下也沛事在賈逵傳注中

曹休傳明帝卽位進封長平侯孫資別傳有文皇帝晏
駕陛下卽降猶有曹休外內之望云云按明帝與休無間
知資別傳爲妄

曹真傳真以蜀連出侵邊境至詔真還軍內審已外量
敵于時豈能必取而數道興師子丹此舉幾于敗國喪名
昭伯嗣事于蜀遂爲結怨天下之始亦微倖之餘殃也
爽齊王卽位加爽侍中至贊拜不名爽名位素輕忽膺
重寄不勞謙以先天下而偃然輒當殊禮有以知其必敗
矣

注魏書曰其以太尉爲太傅兼大司馬則懿猶典兵但
崇以太傅虛名所爲實奪之權也

國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 曹爽諸葛恪皆以輕舉喪功結怨于民無懷之者遂以致敗後之輔幼主者苟才德不如孔明且務法子孟之休息哉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至遂出屯洛水浮橋 昭伯兄弟專政九年乃及禍敗宣王舉事固非聊爾一擲也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 是役舊德如蔣濟人望如陳許皆爲仲達所欺

晏 注採魏末傳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云云按據此則平叔蓋尚有後但亦出魏末傳恐虛妄耳費文偉甲乙論云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雖曰敵國傳聞然以彼爲可信

夏侯尚傳子元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 清教謂中正審選謂臺閣

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

勿使偏頗 前代吏部用人畧得此意雖不設中正猶參取鄉評也

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 此議古今可以通行但吳蜀未一各置重鎮郡守之權不得有所統又其人素貴驟與令長等列雖爵命不齊必以失權爲恨猶常陰浚混一乃議之也 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 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 此謂

刺史之典郡書佐

秦時無刺史

至

其後轉更爲官司耳

懿

之意蓋謂無變

官制但刺史所察止于六條循漢之初意則亦無重累之患郡守以總率令長古有監牧亦不可盡去也

今公侯命世作宰

至

竊未喻焉

公侯謂懿三公封侯故

兼稱之 于時懿方營立私門日暮倒行何暇經遠如清教審選各不相涉而仍互相形檢此反掌可行而亦不能

有改有以知其志不在公矣

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 真嘗建議伐蜀而無功淵被殺于陽平二子所以共興是役也然不料劉葛之澤尚存賢才未盡君臣無毀守脩甚設豈可倖其有功哉年少浮華未練于事無端輕舉遂爲國家之憂悲夫

元格量宏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注採魏氏春秋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按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于時爲安東將軍亦非衛將軍也

清河王經 注採晉武帝太始元年詔云云按此詔可見因沈業申意之言亦誣

荀彧傳今東方皆以收麥 至未戰而自困耳 如此論事

表裏皆見信乎其爲留侯之亞

夫事固有棄彼取此者 至不患本之不固可也 如昭烈

之取益州亦是此意

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于常
此書卽陳琳所作檄豫州將校文也操陽怒以激其士
卒耳

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
爲變 此孔明所以優假孝直也

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 時所在
屯田積穀猶患糧少况仰給桑樾虜掠田野者宜其一敗
之後不能再舉也

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 此社稷長久之利也 旣當時
務之要而修復舊京之語亦猶乃心王室

太祖將伐劉表 注操或別傳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

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
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接不及時圖之則宿儒老生日
就衰落後生一失派別則聖籍湮微復尋其緒爲力甚難

此苟令君所以汲汲于兩濟也

荀攸傳攸深密有智防

至

莫知其所言

攸後陵夷豈以

陰謀故耶

賈詡傳

注採九州春秋屠三十六萬方按萬字衍因下

方字而妄增加也

注引九州春秋及英雄記云云

人心未忘漢而擁兵作

逆必且變生麾下身膏齊斧以膺禍始之罰使嵩聽之則

董卓之前驅耳忠導人作賊卒爲賊所迫脅憤慨而死其

氣箠有以取之矣

惟乃西攻長安

注松之云云按詡涼州人爲此救死當

咎王允不得獨恨詡也

公昔破袁氏

至

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譚尚兄弟三駕

後克順江東

下

顧易了若是乎從賈言而以爲後圖養

持勝之善謀也

注臣松之以爲謂之此謀

至稽服之可期

孫權自赤壁

之勝始能立國前此荆人何憚之有

賈言未可非然使

劉琦倚仗將烈敗之故地荆州猶必旋得而復失固無暇

適之江東之豫服耳

用宿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良平不易

斯言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

至未能充其志也

謂如魏武者豈

能終爲

魏臣

恨文若辨之不早有王佐之才而必欲自見

遂不暇於擇主不如孔明潛見皆合龍德

田疇傳遼東斬送袁尚首

至乃往弔祭注臣松之云云

按疇自報烏丸耳

酈原傳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

注採原別傳是時海內

清云青州有酈鄭之學按鄭公業亦以鄭酈並言非家

實妄相推高之語

注其不來者惟有那祭酒耳至謁訖而出如此張弛則無損大節而仍得謙以受福之道矣

管寧傳王烈者字彥方本爲彥考後漢書注可據方字

寡學者所定也北宋本正作者

崔琰傳鄉移爲正此正疑卽王卒美卒之正

時未立太子至琰以死守之以密函下訪乃露板以名

非所以處骨肉之間至乙禍實萌于此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至凡融注採續漢書燁曰

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至八學故無奇融此

對却輕薄

注張璠漢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處亂世遇多忌二語有一于此殺身有餘矣

何夔傳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至各任其責核

之鄉閭時方草創不易行也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則無

施不可

然于節儉之世最爲豪汰

孝元清恪叔龍豪汰而相與

爲友古人所重在大節奉己之奢儉不以相非也

叔龍

汰侈穎考濟之貽謀一謬子孫卒受其敗不可以不戒

鮑勛傳文帝將出游獵至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

勛語

殊壯但不聞諒陰之語漠無所動毀表行獵復問其樂何

如八音心已死矣又何可與言哉亮有餘而識不足又君

子所惜也

司馬芝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

黃初中屯田之制已壞可嘆

鍾繇傳

注採先賢行狀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至復以

膺妹妻之按李膺之妹嫁姑之子則中外連姻自古不爲

非也

其後河東衛固作亂

注採魏畧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

東武亭侯鍾繇至伏須罪誅按此當日自効之體

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官割者注採袁宏議云云

按宏議浮泛

毓許昌偏狹于城南以擅爲殿百年爲戎擅殿兆之

華歆傳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

賓之禮注採胡冲吳歷云云按伯符之致敬子魚猶孔

明之待文休風氣所趨雖英賢亦因時以答輿望而已

及踐阼改爲司徒注採華嶠譜敘歆以形色忤時徙爲

司徒而不進爵按此華嶠之飾詞歆不恥爲魏相國又何

忤哉發壁牽后誰所爲也

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晬歆出而嫁之注採孫盛云云

按孫論似高而遠于情

王朗傳及文帝踐阼改爲司空注採魏名臣奏載朗節

省奏云云按數行中西京經費如指掌不過漢書表志精

熟也

讀初中鵲鵲集靈芝池

至

位次三公

歆薦寧朗薦彪徒

欲汙染遺逸以分損謗議又何能答曹人之刺乎

百姓萬民莫不欣欣

此亦以百姓爲百官族姓故與萬

民相屬言之

肅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

至

公卿尙書各以事進

肅此

奏欲漸革政歸臺閣之弊乃當日之急務又欲轉移無迹

故但以復五日一朝之儀各以事進爲言蓋臨朝奏事面

取裁決則尙書不得專執大柄可否任心矣

則皇是其差輕者也

注採孫盛語及臣松之云云按肅

之說出於蔡雖然秦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沿其名未必

爲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也

漢武帝聞其述史記

至

而不在乎史遷也

子邕此對本

之衛敬仲與班氏所記不同敬仲所紀非實于時主則爲

善對

大司農宏農董遇等 注採魏畧云云按宏農雖未踰年

然嘗北面臣之則故君也遇謂不應謁者非

評劉寔以爲肅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 去其好下佞已

之病則肅可以無譏矣

程昱傳夫袁紹據燕趙之地 至霸王之業可成也 昱等

計謀皆啟孟德奸心者與文若須分別觀之

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 觀荀

文若豈不識元德者哉而不聞有郭嘉程昱之策文若乃

心不爲操可知矣

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 論者徒見二袁公孫前事

乃白表歸兵闔門不出 至太祖賜待益厚 歸兵闔門告

者安能入哉

曉於是遂罷校事官 罷之是也然當時實以師方擅朝

不欲有謬調之人故曉言得伸

郭嘉傳或薦嘉名見論天下事

注採傳子云云按與荀

文若語少有異同或附會也

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孟德追惜奉孝而諸葛亦思孝

直帷幄之助不可或失其人雖英雄必資群策也

董昭傳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

至不敢不陳

昭自

顧才謀非荀郭之儔遂首爲諂邪以媚于操時操勢已成

故不爲耿苞耳

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

至必不速退

倘權計未就樊守

已下關遂長驅則許洛瓦解昌蒙亦沮矣昭可謂慮之周

也

劉曄傳曄觀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

此時曹氏

代漢之勢未成以支屬不欲擁兵乃曄後來飾詞

上縉宗民數欺下國

此宗民亦是賓賊卽當時山越也

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至無不克也劉氏必死之戰得蜀雖新已能用其豪傑憑險相持非若張魯未遇大敵小利鈍可恐而走也瞿奈何以料陳策者料蜀士大夫乎今不取必爲後憂太祖不從魏武用兵必圖萬全蜀漢險峻豈肯懸軍深入若身駐漢中遣將攻備則素非其敵往遺之禽徒損威重故不爲也

注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至未可擊也一日數驚震鄰之勢有所必然彼懼我驕敗徵在我先動則又爲烏林之覆轍矣操之不從是量彼已而全其力以俟時者也勸丕伐吳則瞿近是

可因其窮襲而取之注孫傅子云云按瞿計得矣然蜀得其外乃上游形勝彼以漢之宗支新破一國天下震動名我爲賊若天假之年丕豈其敵乎故董昭以兩敵爲長策也若丕之言乃是下愚彼謂疑天下欲來者心異外惟

蜀又以誰疑如占夢耳

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至未有進退也。此言非知丘見事深知彼已不能如此其密

有間爲大鴻臚注採傅子職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按睦好持兩端而言不由衷所以任術取敗若進謀決策誠當徐侯其機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西封此固知言者也

注諺曰巧作不如拙誠信矣至豈不惜哉爲權輿之臣本之以忠信持之以慎密則無敗矣若窺伺機詐未有令終者也韓非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試未至猶未有能動者也況以術哉徒歸于一步不可行而已

蔣濟傳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分當作扶問切自料八半如此也通鑑注作分半船誤

陸一既已察之於大臣至莫適以聞蔣濟此疏係國安

危信公才也使能用之則孫資劉放安得于彌留之際易
置歷托大臣使祚移金行哉 此萬萬古英主藥石不專
一時之務

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 葛相不死
魏必可滅蓋以此也

敵劫之民 劫居胃切力乏也

劉放傳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名太尉 帝獨召與與放資
俱受詔命 疾疢則亂數語中足以見放資之弄權敗國
矣晉初修史故其辭也微 曰獨召明并詔之直偽不可
知矣

注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 至故勸帝召宣王 不密

注肇山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 曹肇曹爽皆以
俱出而敗

抑辛毗而助王思 王思在梁習傳

馥傳馥子靖

靖字文恭見水經注第十四卷中

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

至

有馥遺風

以失其事實故

採此書靖爲治亦杜畿之亞矣

靖以爲經常之大法

至

屯據險要

其先見在江統之前

又廣修戾渠陵大塢水

水經注作戾陵塢車箱渠其元

中所立碑宜補錄以廣世期之闕

司馬朗傳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

至

宜及此時復之

伯

達前一條所以救建武之後盡罷郡國都尉官一變西京

舊制罷輕車騎士材官機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廢

立秋講肄課試之禮勵至三十六方同日並起天下土崩

也後一條則奪累世之業王莽慕古制而失其宜及亂後

而復世祖懲近謬而失其會適在此時然曹氏無遠見創

制經久故口分世業反有待于拓跋之據中原也

長既傳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

至出居扶風天水界 江統徙戎論云魏興之初與蜀分
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于秦川欲以弱寇
強國扞禦蜀虜蓋指此事當日操所以使劉氏無所資以
北伐者不但空漢中之地而已 統徙戎之計亦卽祖既
語而反用之

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

注孫魏畧緝云威震其主功

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按料恪實刺師也欲免難矣

任峻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

注孫魏武故事載

令云云按祗議卽龍子貢助之說也魏人屯田之制賴此

令而存

杜曉傳會白騎攻東垣

龐德傳云張白騎叛于宏農曰

新卽上張晟耶後漢書朱雋傳自黃巾賊後復有張白騎

一徒並起山谷騎白馬者爲張白騎

工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 至此古今之所常患

何不削畧冗長使就簡當讀之易起人意乎于此田

班孟堅

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其論則高然考

課者所以待中材凡士亦不可廢也

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至誠不可以怠也恕

言其煩長不能自達其意泰初亦然

出爲宏農太守注採魏畧以孟康代恕爲宏農按此孟

康卽注漢書者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鄭泓傳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注採張璠漢紀後

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按後漢書作與何顒荀攸共謀誅卓

爲得其真

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用此法則無

兵而有兵矣文公固善權變

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至以發姦者此非俗吏

所知安農息盜皆在移居法中勤稼穡明法令是目
倉慈傳慈躬往省閭至曾不滿十人治邊郡固宜寬簡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大守陳國吳瓘至咸爲良二千石
無政可以垂範後來附見其名爲已足矣近代紛煩立
傳亦何知體要

張樂于張徐傳此與下卷序魏諸將但以注記所載稍
噪其畧非經意之文徐晃之解樊圍一時奇功而惟一
令亦安得謂之脩詳也序張遼合肥許褚漳關差勝耳
任城陳蕭王傳三王以母弟故別爲一卷後卷以母貴
賤爲次其猶春秋之教歟

陳思王植於是以罪誅修植益不自安注採典畧文之
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按自得佳麗則
彈者之益傳之後世但以佳麗見稱亦誰知因改定而
選乎今人多誤會佳麗文選作佳惡亦未爲大遠本意

不解讀者何緣憤憤也

世語曰修年二十五

至

修遂以交構賜死

世語所言

皆鄙淺兒戲不足信

其年改封鄆城侯

注採魏畧云云按魏畧所載皆煇撫

前史梁孝王事而忘其失實

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真患其之者也

于時人民稀少東西並驚饋輸是憂若屢喪敗魏將不

復能支且植自料才武猶不後于真休故懇懇求試誠不

忍爲秦越之視也

初植登魚山

魚山卽吾山

鄧哀王冲傳時孫權曾致巨象

至卽施行焉

孫策以建

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爲交

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

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

算術中本有此法能改齊漫錄引符子所載燕昭王太豕
命水官浮舟而量之事

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一書舒之死正在軍
敗赤壁之年故尤憤不擇音

中山恭王哀傳太和二年就國至習爲家人之事 哀保
身之符勝于陳思也

王粲傳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衆恒典之 以此獨爲衆
立傳

自潁川邯鄲淳 注採魏畧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按世

傳魏正始中所立一字石經乃邯鄲淳書自漢獻帝初平

元年庚子至曹魏邵陵厲公正始元年庚申已五十一年

使子叔以弱冠避難荆土已應七十餘安得精力猶辦書

七經于石也

欽 注採典畧六所與太子書已 轉意率皆巧

記下疑有脫文當是薛訪車子略轉能與筋同音事而脫其文也

孺子籍

注採魏氏春秋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按

司馬昭謂嗣宗至慎在李通傳注中

吳質

注採世語曰魏王嘗出征至而誠心不及也按此

鄙妄不足信

劉劭傳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類書疑以

皇覽爲祖按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畧皇覽凡四十餘部部

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此互異

韋誕

注採文章敘錄觀孫恆撰四體書勢至然殊不及

文舒也按古人論書者惟巨山獨尋其原留意此藝當背

誦之此書學之經也故石軍之傳自衛氏

杜摯

注採文章敘錄儉答曰鳳鳥翔京邑至卒子秘書

按儉雖敗滅要具曹氏死臣詩以言志固不碌碌也不得

遷者摯之命非儉過 比興經緯亦非晉以下所及

注臣松之按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 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爲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傳熙傳晏等遂與嘏不平 至爲河南尹 嘏亦一時之良然以不平免官之故自此遂爲司馬氏腹心于義有所瞻矣特功名之士稍循幅尺者耳

注承傅子曰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 按劉馥傳載劉靖爲河南尹初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則靜當爲靖也

注然持法有恒 至吏民久而後安之 曾更內職則舉動必與鋒銳悍吏急名喜事者不同

惟進軍六個 至此軍之急務也 此雜耕渭濱爲蠶食何之 上策也先儒謂武侯三年不死可以取魏卽蘭石之

耳

設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至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
若使習于海道則亦當有其備矣此又不可執蘭石之
料吳謂後來永無其事

設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注臣松之云云按實
由愛憎耳然其論三士者不惟取友之鑒亦時當以之自
省自箴也

評傳設用才達顯云注臣松之云云按陳評未爲失傳
鍊達見成敗耳

桓階傳遷趙郡太守水經注引長沙耆舊傳稱桓階爲
趙郡太守嘗有遺囊粟于路者行人掛囊粟于樹莫敢取
之

陳群傳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至而輕人
軀命也陳鴻臚之論原于班固刑法志

泰景元元年薨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請誅賈充蓋非

實錄元伯說曹爽自歸者也使持忠入地咸熙之封不及
溫矣

徐宣傳帝船回倒回也桅也古字通耳

盧毓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懿行司諫校尉治其
獄子家議論平易確切一時之良也以與何單相左遂
爲司馬氏所用有愧于子臧之抗直矣

和洽傳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陽士嘗
非毛崔過崇節儉之弊而處身清約以爲深識治體而非
立異同之論以苟便己私者也

杜襲傳留督漢中軍事緩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
八萬餘口先徙八萬餘口蓋知此地之難與蜀爭豫爲
之所也

趙儼傳注臣松之按魏武紀云云按陽焚之而密使人
搜閱既安反側又審情僞操多猜或有是

今賊圍素固至破賊必矣。敵方乘勝若脅促解圍士衆
豫怯輕動而敗卽後至者望風奔北不能禦寇矣。是之成
功賴儼能見兵勢也。

今羽已孤逆至將生患于我矣。羽存則兩疲羽亡則劉
孫連兵不解爲魏利皆甚大也。况羽士衆尙盛又無歸路
若急追之人皆致死我新勝而驕又自戰其地必喪前勞
萬一大軋方生他變昔黃池之役晉甘爲吳所先正慮此
也。謂權改虞而生患於我乃儼之巧詞。

裴潛傳太祖次摩陂嘆其軍陳齊整。摩陂之役蓋集數
州之衆以解二城之圍亦勅矣哉。

崔林傳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至以此爲寄。注採
魏名臣奏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
吾本意也。按不更州郡者不可使處內不歷近職者不可
使處外此有深旨。

孫禮傳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詞訟縱不得真獄可折矣此解結之術也

評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于茲爲疾矣一高柔爲廷尉二十三年此得人久任之方未可因末路難退并致譏也

辛毗傳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千古拒諫根柢在此一語

楊阜傳使楊昂殺刺史太守趙使楊昂者欲以堅張魯之助

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裊袖裊袖古今字少章疑下一字衍尋宋書五行志果然帽上宋書有繡字

高堂隆傳升平學行不減劉子政

今興宮室起凌霄闕而鵲巢之至斯乃上天之戒也高

堂本以師傅舊恩素所敬信又明帝雖從而不改亦與狼

復惡直者殊使當日身領太史遇災隱默豈不爲張禹

續乎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至亦不遠矣 詞意局至

是儒者語 備當作禪

其科郎更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至主者具爲設課試之

法 魏世去漢未遠猶有此舉

蒲籠傳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 注臣松之以爲楊公云

云按世期此論無異孫氏之責高文惠也

郭淮傳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至加建威將軍

蜀後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于陽谿延

傳云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

陽谿延大破淮等而此傳諱之

王昶傳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

此傳亦諱東關之敗

王基傳夫大捷之後上下輟敵至懼挫威也魏不能一
天下坐新得荊州乘勝驅進有烏林之敗耳基此論千古
持勝之要未有能易之者也

嘉平以來至以求外列此深於爲司馬氏謀者

王母邱諸葛鄧鍾傳諸人惟鍾會可加以遵名鄧艾有
功無罪至于三賢乃心王室事連不就而興平之勢益重
諸人之終卽國之終也故次于此焉

王凌傳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此中軍猶言禁軍不
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廣有志尙學行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此言亦後人所
增飾若曹爽執權時濟無緣有此既七族同夷濟以恨其
失信發病死矣

母邱儉傳漢書高紀下注云曼邱母邱木一姓也評有

緩急耳故知此字作母者傳寫之誤史通中音貫是也

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至項卽堅守不知將何爲無必死之心失勤王之義衆
銳一沮卽使逃死敵國亦惡在其爲丈夫乎

注採儉欽等表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至莫過於此諸
葛恪雖挫于新城以此表觀之亦一時之強對也

欽亡入吳 注採欽降吳表廢害二主按此表後人僞作
高貴鄉公之弑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諸葛誕傳人有所屬托至以爲褒貶此絕屬托之一法
然未若不受之於先爲尤善也使失人而後議之負敗已
多矣 公休之法欲繼屬托爲保任要之若此仍與中正
不殊

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 注採魏末傳云云按昭

初代兄秉政未有恩威及人安得卽言禪代哀誕之志其
充之惡者爲之也

敘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至遣長史吳綱
將小子覲至吳請救 儉欽猶出至項誕閉城自守專倚
吳救彌爲下矣

注採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子臨
湘爲孫堅立廟 立廟何事而發死者之塋乎世語之鄙
淺不足信如此

三年二月破滅 注採干寶晉記云云按外圖旣合士衆
猥多資糧方竭誕不盡人謀則天棄之矣誕能合虛譽養
死士實中情恒怯無遠畧者也假使舉淮南之衆直趨洛
陽投命勤王司馬昭徵調未集勝負誠未可知耳

唐咨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 唐咨本
非巨猾因其面縛生致并張之以爲功耳

鄧艾傳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事皆施行御覽作皆如艾
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

泚旁
臨切

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淮陽百
咫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
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
師農官兵屯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四字下接每東
南有事云云按冊府引此亦曰鄧艾傳則悉是承祚本書
後來所當刊正也

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至此御邊長計也 江統郭欽
之前輒已有此先覺遠猷

恪新秉國政至此恪獲罪之日也 觀艾之料恪則知王

基之忠于司馬昭所謂撫恤上下以立根基者至言要略
也曹爽固豚犢終于必敗然不與賂谷之役則民怨未起
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至大破之 艾軍入死地
理無反顧而瞻不知憑城持重何哉

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至以顯歸命之寵 并封爵皆專

自擬定宜乎讒言之得入

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至令祭祀不絕 王彥雲畏其爲

厲鄧士載憐其被冤此襲鄭人立良止之智也

艾在西時修治障塞至皆保艾所築塢焉 史家于艾有

餘惜

鍾會傳鄧艾追姜維到陰平至會與緒軍向劔閣 如此

則會亦預有其功但使瞻等不敗艾行危地必致飢疲維

拒劔閣會莫能前迄于無功耳

若蜀以破遺民震恐至祇自族滅耳 將士思歸不肯同

反此卽其婦翁策淮南事比例得之人但有智識而稍更

事便不可當也

評曰王凌風節格尙至豈不謬惑耶 史家頗審輕重鍾

會在蜀亦矯太后遺詔不得斷之曰叛也

方技傳華陀又有一郡守病至吐黑血數升而愈 郡守

事似依托呂氏春秋文摯齊土語爲之

然君壽亦不過十年

至

不足故自剝裂

此最近理孟德

所以果於殺佗也陳元龍三期當發竟不爲除此根原亦所謂養吾病以自重者耳然常人多可療之疾不遇良醫則罹天枉此佗所爲可惜仁恕之人必忍此小忿爲萬民全之也

注採佗別傳又有婦人常病經年

至

汗燥便愈

南史中

有一事又依托於此

注採文帝典論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闔豎真無事於斯術也寺人受房術殆魏公恐爲人所窺欲轉從嚴峻學之子桓乃未喻耳

杜夔

杜公良當與王仲宣同傳不可與方技伍

管輅字公明

注採輅別傳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

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按語似小偏然

長者當如是也

直宋無忌之妖

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

詳又見封禪書注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

火仙也以入竈故以爲火之妖

直老鈴下耳

御覽引此語下更有公府閣有繩鈴以傳

呼鈴下有吏者也當亦是裴注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

注採輅別傳長仁言君辭雖茂

華而不實未敢之信按別傳實皆然但陳氏所引用者不

外此削去其迂蔓耳

卒年四十八

注輅別傳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

無才不由無書也按才由于思不思則無才

烏丸鮮卑東夷傳後鮮卑大人軻比能至不能復相扇動

矣白冒頰屈強一時其後如檀石槐蹋頓軻比能之與

皆僅雄長北邊中國無譽人才向用彼固不能有加也劉

淵以還皆中國先自敗而後乘之耳謀國之士聞一部新
盛卽智勇豫怯是又與兒童之見無異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一卷

魏志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二卷

蜀志

長洲何焯記

劉二牧傳 二牧不從董袁群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
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許云慶鍾二主卽以
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卽二牧猶不得以闢于
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
思淵矣哉 序吳事則正禮不先于討逆系漢統則二牧
乃冠乎興王變其例遜其詞所以待後之人自遇其旨于
參錯迷謬之中故非當時所測也

劉焉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 注陳壽益部耆舊

傳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按趙岐孟子注云孔子
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二語必經師
成語也

焉徙治縣竹 東漢益州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
縣竹縣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客常往來焉家 所謂少客蓋
能久視之意後漢書作有姿色蓋范曄之甚其詞耳

先主傳先主姓劉諡備至因家焉 漢書王子侯表陸城

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蓋以始封之明年爲元年也此云元狩六年少十年矣恐

誤 續漢書百官志宗正卿下注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

名籍補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次第故西京

枝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

承等皆伏誅 至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 魏志建安四

年脩殺車胄五年承等謀洩乃死袁紀備據下邳亦在承

死前蜀志誤也

十二年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曹公南征在建安十三年

此上疑有脫文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江表傳欲專赤壁之功而不能掩樊口之卽爲一地也

二十四年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至雖死無恨据後注乃廣漢李朝作此文在西京亦不多得疑諸葛公潤色也

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至以報萬分前一篇是西京此一篇西京氣味東京節奏

於是還治成都還治成都當時未必懷安但與高祖氣餒差異或以得其地不得其民故不久駐耶

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注臣松之云云按臣子一例昭烈當口蓋以孝愍爲禍而於本生則仍光武南頓君之例此可以意推而知也

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 注引諸葛亮集載
先主遺詔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按易之繫
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也故惡積而不
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昭烈以此爲誠則不甚樂讀書特少
年之事其後則知書之要矣 射君卽射援見上表中列
名

後主傳建興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注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云云按此詔猶有過繁去
二百餘字則愈嚴重

延熙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董允亦卒于是年
蜀內外之政始壞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 不書吳主書吳王耶恐字誤
景耀元年宦人黃皓始專政 皓專政五年而國亡

六年紹良與父相遇於雒縣注採王隱蜀記禪又遣尙

書郎李虎送士民簿云云按蜀窮賁至此固難以支久矣

舒禮國君繼體至體理爲違介乎二寇加之南中煽動

必執踰年之禮非所以係屬人心鎮撫方夏也

又國不置史至猶有未周焉吳蜀之主雖均曰傳然皆

編年紀事于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則災異當詳書而舊

史闕其承傳是以作者用此自明非欲持此以詆毀葛相

注華陽國志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陳元

方鄭康成皆避地徐州而先主以建安元年領徐州牧其

啟告以治亂之道在此時也

先主穆皇后傳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注採漢

晉春秋云云按此妄言先主定益州時諸葛公與張趙等

沂流至蜀孫夫人還吳當在建安二十年爭荊州時

諸葛亮傳好爲梁父吟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

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
先主自葭萌還攻璋至成都平兵勢已合豈得中息若
議公不當沂流合規者真迂儒俗士也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如張松法正之情固夙昔所畫亦未有逆拒不住者耳
先主外出亮嘗鎮守成都足食足兵當先主時但寄以
蕭何之任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注採孫盛云云
按此堯舜之心非同詭僞

封亮武鄉侯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然待衛之臣不懈於內至可計日而待也以不懈于內
任群司以忘身于外自効以修身正家納諫任人責難其
主蓋此又興復之本也其真王佐之才與伊訓說命相表
裡者歟

將軍向寵至優劣得所馳驅于外可以使貪使詐故魏

延可任若宿衛之選必以信行爲本也向寵居攸等之
前者寵督中部掌宿衛兵蜀小或兼攝虎賁羽林之職亦
其近于君者也故先言之

於是以亮爲右將軍

注漢晉春秋使孫策坐大遂并江

東按下有脫文當是指斥孫權之語吳臣諱而削之

注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

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据此疑此表爲僞非也以元
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時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
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于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
伯松宜留籍篋元遜鈎致之于身後耳集不載者益明武
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字當爲六年雲本
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旣貶雜號將軍以明法散
關之役使其尙在必別統萬衆使復所負而不問再出其
必殲于是冬之前矣

十二年春亮薨

眾由斜谷出

注引魏氏春秋云云按

罰二十以上豈無參佐可以平之孔明雖蹇蹇夙夜不若是之不諳政體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

葬漢中者欲後人嗣事于魏也

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上云人傑在其子孫之

朝故耳歸之天命則仍夷之也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

至信矣

上云不戢蓋對敵國之

詞此又申明其真王者之師也

喬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公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元

字誤思遠之生卽在建興五年也詳元字當作六伯松亦

以轉運之勤死于王事

關羽傳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注採

蜀記云云按蜀記語多淺妄恐不足信

而趙傳聞先主圍劉璋于成都密書請降

賴得所歸不

終名爲賊

趙雲傳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
注雲別傳云云按本傳先主爲平原相時雲已隨從主
騎別傳謂就袁紹雲見於鄴則在建安五年後此違反不
可信者也

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
注雲別傳云云按雲駁議甚忠正然經國之務有諸葛公在必得其當未應反待武臣駁議殆家傳掠美耳其諫伐吳則又諸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追思孝直恐散號列將非所及也別傳大抵依仿諸葛子瑜書及孫權稱尊號諸葛公不明絕其僭之義爲之

軍退貶爲鎮軍將軍
注雲別傳云云按諸葛賞罰之肅

雲猶貶號其下安得濫賜又足以明其不然別傳類皆子孫溢美之言故承祚不取

龐統傳性好人倫勤於長養至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士元此論東漢之風流已耳欲興世教非務實不可也
參取其意則足以資獎勸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有所試而誘之使竟其志勿徒以浮聲競煽斯得者多
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注九州春
秋云云按以皇極幽昧漢祚將墜較其輕重則取璋不為
非

法正傳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薄靖而不薄
李嚴是先主之所見以其虛名無實用不為大節

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注採孫盛云云按艱
難之初權以濟事未宜以常道論也先主初定益州與
晉君祖宗世守之國勢殊且諸葛公方以審配不容許攸
為鑒也

今策調部才畧至時不可失也 孝直智術不下公瑾且

猶知尊獎王室非碌碌程郭惟思攀附孟德者也

許靖傳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 此靖所以名盛一時

靖收恤親里至莫不嘆息 文休與子魚景興人物相等

使處太平猶不失公望也

正禮師退術兵前進 術兵卽孫策也

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至豈可具陳哉 一注臣松之云云按

袁術僭盜策爲其部曲文休避地未可厚非 文休雖曰

羈客然名滿八區誠畏爲袁氏僞命所汙當時誰能預計

伯符絕術厥後兄弟相繼開吳鼎立哉卽于季玉非有君

臣之分慕仰宗傑希欲歸命亦與臨難邀利殊科論者原

其本末可也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 注採山陽公載記云云按斯時

稍覺悟操之將篡非復歸死國家故意故應優于劉子初

也

靖雖年逾七十至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文休一生不逾漢末名士風格求之以知幾望之以匡世誠所不暇若以諸葛公所敬而輕相毀詆亦安國輩之不自量也簡雅傳性簡傲跌宕至自縱適視情舊不虞見誅者度量相越是以當困厄而士歸之者多也

秦宓傳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相如雖爲封

禪書臨歿乃成未與諸儒其定其禮蜀士多誇往往過實參伐則益州分野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于輿鬼東

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評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承祚此

書大趣簡質而獨推秦子勅之文藻異于諸傳斯則文無

定體之謂耶

董和傳先主定蜀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董和並

著李嚴並托皆所以慰蜀士大夫之心特幼宰端良正方
傾邪耳若使黃公衡不因喪敗隔絕則受遺當屬斯人不
傷昭烈之明矣

劉巴傳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昭烈
初定蜀士人懷反側其加意于子初卽高帝之封雍齒也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 注採零陵先賢傳亮亦曰運籌
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按子初粗有筆耳此助而
張之造作劉葛之語也

注初攻劉璋至府庫充實

必無此事錢至直百豈復可

以通行初得一州公私囂然是五均之續也以張益德傳
中頒賜之差觀之則聽其赴藏競取亦不然矣

董允傳以允秉心公亮

至則戮允等以彰其慢

此疏已

載孔明本傳則休昭及向寵傳中可勿重出

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

至備員而已

旣任宮省兼

廖立傳音先主不取漢中至徒失一方此實前事之失
亦當參取觀之當呂蒙襲奪三郡卽與吳追好棄惡先敗
漢中以圖關隴于時生齒版盛錄其客戶爲兵聲勢十倍
也

亮表立曰至於是廢立爲民方受託付主少國疑不得
不廢立以懲不恪罪度之未宏也

李嚴傳 李嚴所以重當入任者旣蜀土故臣宜加獎慰
又南陽人諸葛、僑客茲郡有鄉黨之分必能協規荆土
歸操嚴獨西奔似有志義理民戎畧亦優是故取之
然自其降卽領郡于外不其憚何由得其腹心昭烈
用人必言可嚴特未試之于左右周旋歷年所以猶有
失也

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至留鎮永安 武帝失之
于宏並昭烈失之于李嚴人固難知而權位相逼猜嫌易

構亦事勢之常矣

部分如流起合罔滯正方性也 使正方胸臆 中則文

偉匹也

注採諸葛亮集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孔明恭遜十命之語未必出自其口諸葛氏集當以承祚敘錄者爲正

平遣參軍狐忠 狐忠卽馬忠

注採亮公文上尙書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 此別

劉巴非子初

乃廢平爲民 注引 亮與平子豐教云云按平旣見

廢豐猶在留府非公之公忠無此量也

劉琰傳文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誦靈光者以宗姓隨

從惟琰一人也本出魯國文考此賦自負若爲已作又于

侈靡中炫其風流耳

魏延傳當得重將以鎮漢川 至一軍盡驚 拔延而益德

不見望非君臣相信之深何以能然

平叱延先登曰

至

軍皆散

丞相之澤數十年追思不忘

況此日乎順逆一明則延雖善養士卒一叱卽散矣

楊儀傳往者丞相亡沒之際

至

令人追悔不可復及

何

乃無賴自棄至此然公琰亦有以致之稍崇其祿位以答

前勞不亦優乎自審不能駕馭唯勿寄以重任可耳

向朗傳亮卒後徙左將軍

朗爲左將軍時行丞相事見

後主張皇后冊文中

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二十年之功何書不可

讀朗去長史已六十餘老而好學正吾儕過時者所宜師

法也雖公淵之口終能以凡俗批詆邪

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尙書

注襄陽記云云按此語卽漢

晉春秋之所由作也

孫盛語已見魏書三少帝紀此重

出

張裔傳丞相亮以爲參軍至領留府長史既重裔幹理
亦不欲但用公琰文偉署府事一府皆楚人失蜀士心也
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語頗輕
薄然深悟此理卽無死權之愚也豈惟長史卽貴極公侯
亦猶是耳戀慕外物爾然疲殺不無謂乎

少與犍爲楊恭友善

至行義甚至

行義如此故諸葛公

以貞亮死節並許之不緣季休之言遂與威公一視

費詩傳隆崇於漢室

室當作升黃忠字也御覽作漢叔

叔字草書似升字耳

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費詩左遷雍茂見殺固由

不宏亦其募氣

杜瓊傳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

至

意者甚於穆侯靈

帝之名子

君子好仇豈怨耦之謂師服已屬傳會後人

不必恃此自喜爲知微也宋明帝之多諱皆譙叟輩啟之

何關治亂興亡乎

許慈傳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 鄭氏尚書

注今與易皆僅存于正義中

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 此荀文若曾與孟德言而不暇

行者

稍遷至大長秋卒 太長秋用通經之士爲之則可以修

周官內宰之職

注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按仁篤通大

經四小經三卽在中土亦烏可無述

來敏傳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 請

敏軍職而以董允領宿衛此楊洪勸留向朗之意故敏言

奪我榮資也

尹默傳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

畧誦述 傳寫之譌衍一方字按後漢書陳元字長孫父

欽習左氏春秋事魏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

李謨傳從司馬嶽宋忠等學 司馬二人于前思潛傳則

稱字欽仲傳則稱名似疎

譙周傳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延熙元年立子璿爲皇太子至八年冬蔣琬始卒然則自琬之存後主已荒縱矣故傳于建興十四年大書至湔看汶水旬日而還識其不恤國事盤游于外自此始也傷大臣不能正書以示譏後不書者不可諫則不足譏也

若至南方外當拒敵至誠恐邲彤之言復信于今 此所料皆是奔南亦歸于亡不若以此勸之死守君臣共殉社稷不亦爲四百年之光乎邲彤之言世祖從之以破邯鄲豈從之以降王郎何周之昧于義而愚于術必使其主蹈軹道之轍也

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

此則不然但爲張魯之

入巴則再辱耳

於是遂從周策

至

周之謀也

從周之謀則蜀人免屠戮

之慘故鄉邦避之非萬世公議也

注孫盛云云

按指書實自了了從來轉亡爲存因敗爲

功苟有可資務盡人事則事機俄返此非書生事外作好

語也然而能爲此者必其君之有志者也公嗣非所及也

時群臣但以恐不受降爲難則退次東鄙亦無可俱達之

臣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

皆裴注之文

評注採張璠云云

張璠議陋旨迂注家何以取諸

黃權傳權閉城堅守

手先主假權偏軍先主獎拔公衡

故霍弋羅憲皆不失事君之禮

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樓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注採
蜀記云云按凡取精多用物宏者皆應天象太白入太微
中而漢兵誅莽不害爲僭盜也公衡一時遜詞耳 宋書
天文志云按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
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
太微

崇帥萬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崇死國此劉葛推誠
之效也

李恢傳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 觀此傳及馬忠張
疑二傳中皆有南夷復反事蓋雖諸葛公猶不能要其終
不反也

蔣琬傳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 自反必期于當
理此伊傳之心非獨寬厚

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 此卽黃公

術所說主者衆論不爲非也

以涼州胡塞之要至赴之不難

按蜀本僻在一隅必圖

關中則義聲可以震動天下若能克敵則洛陽皆有動動之勢今入羌圖隴借使挫之未爲壞其心腹中原念舊者漸無所繫屬矣昔三郡常反應王師而丞相不速行赴利蓋不欲舉我之全力顧用于彼之偏師魏延入羌蓋聊欲掩其不備斷賊右臂仍不階此爲進取雖勝敵而不再往也維先琬繼所規則小矣雜耕跨渭遺蹟未遠若之何計止于畧民廣境與東吳之士其矜邊角之勢也哉雖然君子猶有取焉異乎蹈丞相所料坐而待亡者也

費偉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仲謀氣象無異子桓

雖昭烈猶不免以諸毛遠取侮豈漢末風氣使然幸有

百年之歎亦微見覲兆耶

姜維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至與其兵不過萬人欲斷

隴則當及曹爽初誅衆志二三未遑外事之時文偉身駐漢川以牽關中之救伯約以萬衆招誘羌胡披割西鄙過相裁制又失事機元遜輕舉于東文偉坐待于西皆若天之假助與午以成其奸者可長太息

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

此功若在秦川不亦偉

吳歆禮言於仲謀曰民疲威消時往力竭不能不相爲

惜此小用也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

此胡濟又一人非胡偉度

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

鄧艾得自隴右赴關中之

急故丞相以聞擊破費郭也

六年維表後主

全

啟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

此密表

而不關尚書故思遠不能力爭伯約不貽思遠書言其事

者當以素非同心故耶

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益州牧以叛

注臣松之以爲殺

會復蜀不爲難矣按殺會易復蜀難華陽國志載王崇論曰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兵十萬難爲制御

評然猶未盡治小之宜至而可屢擾乎哉此皆承祚在晉之遜詞裴注駁之或未喻其旨也宮中府中理民治戎立國一不可闕今伯約孤立後主昏蔽其本已搖加之政刑非昔不能使民忘其敗上邦之役甚于街亭伯約但知前人裁制之過不知失文偉之功亦不復可以有爲此誠志士爲之深悲者也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實相首尾其末卷則特爲楊戲之贊而設也蜀都賦云匪葛匪姜焉能是恤

宗預傳蜀聞之亦益永安乙字以防非常永安益守則蜀關中者力又減矣此蜀葛所以優與吳盟然斯時公琰未有遠名于事勢宜然

楊戲傳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

矣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
是以記之於左 承祚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禪
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以魏爲正乃于蜀書之末記文然
之贊假託網羅散軼陰著中漢季漢皇統斯在躋蜀于曹
氏之上大書贊昭烈皇帝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其
遜詞實以文然所贊代已序傳也張茂先能譚史漢而爲
承祚所面欺于載以下吾猶取其區區乃心辨正閨戀真
舊也

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詞下
注中凡引他書者皆裴注卷末所採益部耆舊雜記載王
嗣常播衛繼三人亦然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四子叛臣故獨書名 傷天下三
分不歸一統始於荊州失關侯敗故以三叛人終之并及

郝普者呂蒙襲奪南三郡荆吳之釁所由成也畧孟達而專言此意有所寓矣 關羽傳作傅士仁而贊止曰士仁則其人姓士傅字衍也

評楊戲畧意在不群 意在不群承祚自譽信乎其不群也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二卷

蜀志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三卷 吳志

長洲何焯配贈

孫破虜討逆傳堅蹙還葬曲阿 按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書吳高陵松柏斯援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彭城張昭廣陵張紘奏松陳端等爲謀主 伯符以勇銳摧破繇朗然能繫屬士民修其政理遂創霸圖亦子布三四公之助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策前此猶爲術部曲自絕術乃正名漢藩得以自立矣後曹公亦以策絕術授討逆之號

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注引江表傳云云策本袁氏部曲觀其喪敗乃始睽貳于漢則江外之大賊也貢

既忠臣其客亦無愧高漸離矣

吳主傳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主作濡須塢城石頭

以脩陸作濡須塢以脩水然後建業勢壯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孫資諸曹公請降請降者規以

全力取荆也

二十五年十一月策命權至永終爾顯烈特載魏朝

策命于傳蓋醜之也

注孫盛曰余觀吳蜀咸稱孝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
盛何所見言蜀于漢代臣節不固與操吳卽爲貳漢乎
大司馬漢中王之非是無以繫屬人心異乎因危自擅
也

黃武元年權使太中大夫趙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此非惟以通好亦謂漢帝改步可

以各王其地自爲計也

然與魏文帝相往來待西隣之固也

五年陸遜陳便宜至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魏方大喪未能議遠故勸及時息民以固基本而權詞已有猜焉所以末年自用益甚

黃龍元年造爲盟曰天降喪亂至其明鑒之不惟先歟者漢而主是盟者惟丞相矣盛德之所及遠哉嘉禾元年春正月注江表傳云云按仲謀既自擅尊號以天子臨其臣民不修郊祀是子不事父野哉

詔曰朕以不德至乘海以淵爲之下救此氣湧如山所出迫也權自稱尊號無一可觀矣史家鋪陳其事亦醜之也此舉本欲蓋其身受魏封之恥然下詔可以少需人不但遣數百亦自足也其後朱然征柁中預表必勝權抑表不出其鑑於是哉

年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至其後必絕身在疆場與

敵對親老不預陳請棄軍敗國不俟交代宜嚴立科禁
內地守令自無事限制也加罪傳者尤爲謬濫譚綜之
吳朝可謂無治

亦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 錢當五百已不可通行又鑄
當千徒爲妄作有以知吳之無制也

初權信任校事呂壹 至匡所不逮 魏吳皆有校事而適

生奸無政而好察何如劉氏之平明也權旣迷謬于前引
咎方新責數隨至不思反求所以致此之由洞然無猜更
始納誨惟思歸過于下又何怪乎國之日亂民之日瘠哉
四年遣衛將軍全琮畧淮南 至大將軍諸葛瑾取相中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札乃禮字之譌見顧邵傳中字德

嗣欲用其民必其政教足以使之蜀之跨渭虎爭蓋以十
年教訓民忘其勞今吳之政教粗足檢制其衆不至離叛

事見兵淺嘗同利則所及耳豫境大舉事異季漢難可

得動倘致內憂是爲未戰自困仲謀雅知虛實亦審已而
勤其弗能用避所短也苟非伯符公瑾之時又無武侯易
地而處雖雄畧遠規固無所施哉 元遜遠覽荆邯說公
孫述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與賊爭競之計銳意北伐亦
殷德嗣斯志也然審已量敵未能萬全頓兵新城威挫于
外釁生于內家族旋衷吳亦終以不振矣惟務自強毋狃
于逸以徐俟其熾則得之矣

評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哉 總上嫌忌殺戮言之
承祚蓋謂皓之昏虐此其貽謀也

三嗣主傳孫亮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
恪爲帝太傅 改元下脫建興二字以後永安元年例之
則閏月上脫建興元年或尚有他文未可知也

太平元年春 注採吳歷曰正月爲鐘立廟謂太祖廟按
孫堅父名鐘見宋書志然北宋諸本皆作權字

孫休永安五年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 齊梁
以下人主都類此蓋未知所學之要也

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注採葛洪抱朴子曰云云按不

知注家何所取而濫載于此

孫皓元興元年貶太后爲景皇后 貶太后而興布不爭

其死宜矣皓蓋又甚于明世宗也

建衡三年是歲汜瑱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 注引漢

晉春秋華陽國志云云按華陽國志欲見蜀士之多耳當

從習氏

天紀四年渾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 注採襄

陽記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

可還取之按宋王權還師保江而金亮卒敗退瑩計不爲

非但孫皓已在必亡故張悌勉強一戰耳

注且我作兒童時 復何道耶 孔明一顧使人白鴈如

此

評注採陸機著辨亡論上篇于奉鍾離斐以武毅稱按
文選無鐘字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入圍之使奉
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
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余謂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
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訛鍾離牧爲武陵太守以少衆討五
谿事在蜀并于魏之後作牧爲得也

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
三國之君皆不知正家納再婚之女而反使聘嫡下之此
權晚年所以繼嗣不定也

步夫人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注吳歷
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按繼室之名
于時已謬故委巷之書君子所慎

孫和何姬故民訛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甲申南渡

福邸不君民間亦訛言非朱氏子立者福邸李仲讀云
宗室傳孫奐壹入魏黃初三年死按魏書甘露二年以
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又三少帝紀甘
露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黃初疑首
尾之誤

孫資子隣嗣隣年九歲代領豫章九歲無領郡理疑脫
十字

孫翊子松爲射聲校尉注採吳錄云云按孔明爲之感
涕斯言信矣惜其亡早乃使峻緜敗國

顧雍傳雍往斷獄至何至于此國體當爾壹之死于此

蓋無所展矣權多猜不使壹得盡其情則疑大臣衛前事
而周內之矣注徐衆評云云按引季武子事不倫不爲
子產地異也呂壹狐鼠亦非子皙强家怙亂當急除之以
防他變也

邵烏程吳粲 卽吾粲也按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吾彥
事對吳起豈吾吳同耶 古書吾邱壽 上多作虞邱而虞
仲亦爲吳仲則吾吳通也

諸葛瑾傳琅邪陽都人也 注採風俗通云云按孝文時
侯者十人無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鄉嬰何功德而
其孫乃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瑾與備賤曰奄聞旗鼓至易於反掌 及昭烈之時以大
義討賊則人心尤易於聳動子瑜之言至言也股肱或虧
何痛如之顧可以先元首乎後儒謂孫權亦漢賊也則誠
如裴氏所論 於此時也責以犄角討賊同好棄惡告諸
天地騰書遠近爲文祭羽曉示士衆旋師北向身出秦川
若克關中漢業可復權卽稱藩矣

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注吳書曰瑾有所愛妾生子
不舉按生子不舉此非人情果崇不邇之德無姬侍可也

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 天不祚漢武侯不同乃兄之壽
注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按此一二字疑當屬
下秋冬乃陳氏正文也

步騭傳聞抗陷城斬關等步氏泯滅 騭有君子之名而
二宮相構不能守正關之作逆或其餘殃耶

關澤傳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 宋書歷注云吳中書
令關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故孫氏用乾
象歷至於吳亡

薛綜傳沛郡竹邑人也 注採吳錄云云按此因求信陵
後事從而僞造果有之則焉遷亦載之傳後矣

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 至以廣聖思 此文當與韓退之
送鄭權尚書序參觀

由此以降四百餘年 按自錫光任延至此尚未及三百
年四字恐二字之訛

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 注引吳書曰後權賜綜紫色綬
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左傳渾良夫紫衣狐裘杜預注
紫衣君服

周瑜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 注採江表傳
云云胡三省曰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然瑜之言不悖
於大義魯肅呂蒙輩皆不及也

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至此天以君授孤
也 注引江表傳云云按此則多取諸葛語增飾之故陳
氏略焉

魯肅傳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着此
句以見肅計非左

諸葛亮亦爲發哀 旣交分不苟而結好孫氏專力治操
惟子敬克諧故也

呂蒙傳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

也 此舉微其爲萬人督矣

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 孫氏自武烈爲長沙太守討平
區星任用良吏又越境尋討零桂諸賊以全異國三郡懷
之故移書卽下雖以昭烈之得人心不如其素服從於孫
氏也子明小數豈得貪天功哉

蒙乃密陳計策曰至欲復陳力其可得耶 規取荊州是
蒙本謀然此傳之語多不可信前據襄陽或取荊州之後
復向襄樊若白帝在蜀潘璋何緣便可往往乎又此時蒙
始逾四十亦未應便計一旦僵仆也

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 尚熙之死在建安
十二年魯肅沒於十年之後而此方云新破諸袁撫集幽
冀不乖錯乎卽蒙陳此計在代肅之先曹公亦不得遠在
河北矣甚矣作史之難也

士仁麋芳皆降 注引吳書云云按觀仲翔之辱芳則吳

書爲不審矣

曾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至爲之降損 權真有句踐之風

雖晚謬多猜於時欲不爲盡死得乎

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 周公瑾年止三十六魯子敬四

十六呂子明四十二使子敬十年不死吳盟尚固襄樊舉

而漢室復興矣

後雖勸吾借子德地是其一短 按魯呂各以其時當操

氣未衰屢出巢湖當共劉氏結好以分其勢及操老而無

舉吳之志鼎足勢成不襲定上游亦非所以立國也

然其作軍屯營不失至其法亦美也 子敬作軍幾於孔

明之法二人故足相友

評呂蒙勇而有謀斷至最其妙者 譙普細務而與禽關

並論者其襲取南郡亦譎兵也

黃蓋傳零陵泉陵人也 注採吳書云云按風俗通義穎

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然則公覆之祖自穎川徙零陵也

時郡兵才五百人至盡歸邑落我整彼亂以練習擊烏

合乃可如此用奇

陳武傳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注中殉妾之事固

非孫盛之論亦奢濶無當

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所謂復人者不知是有異

之人乎若後以正戶贏民補其處則直以平民賞將家爲

僮僕較之後世所謂驅戶其虐又有甚焉

甘寧傳寧建計先徑取夷陵既取夷陵則江路通利進

可以戰退可以守

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甘寧可爲特將督萬兵臨敵場

吳人未盡其用

凌統傳二子烈封年各數歲至還其故兵注孫盛云云

按仲謀之事惟殉妾失禮其他亦王者所不廢但非其本也一部周禮至纖至悉矣孫盛之論意則遠而未密也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二年下宋本有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不可缺大元本作人朱然傳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至責臣後效然若無此表幾無以測其所至

虞翻傳陳琳檄吳文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仲翔能負析薪文繡之名注家未及詳翻別傳自敘云臣亡考日南太守歆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則前此之殺者有矣孫皓昏虐權之貽也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自有酒失何以正君此權所以遂不能容也

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注臣松之云云按

𠂔卽大篆酉字與𠂔不同𠂔古文作𠂔裴謂字同音異誤
矣詳說文第十五卷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遭風沒失

乃泊成山而爲田豫所破

悔赦虞翻泣謝陸抗此權所

以稍過于亡國之主耶

歸葬舊墓

注採會稽典錄徵士餘姚嚴遵按嚴遵是君

平育於先賢之名亦有誤乎范史云一名遵者亦惑于此
語也

注吳寧斯敦

續漢志注于諸暨下引越絕書云興平二

年分立吳寧縣

張溫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

至謹奉所齋

函書一封

以當日人心思漢有不自知其出諸口者然

于敵國之體則失辭矣以殷宗傳說稱漢君臣則勤任旅

力者不自同東藩乎

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至浸潤之譖行矣置營府以

處之是合其黨而使聚以謀我也

又殷禮者本占候召

至無所不爲

此吳王假以示意其

刻骨之恨故在表辭以暨豔事坐溫者溫方爲衆望所歸欲移衆之怨豔者使之怨溫又吳王之謬術也暨徐之獄類魏崔毛誅廢事惟蜀無之

駱統傳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時兵民初分故統言若此今則漸以相安又難變矣朱據傳中書令孫宏譖潤據因權寢疾宏爲詔書追賜死魏有孫資吳有孫宏皆敗國政蜀用董允何可比也

陸遜傳陸遜意思深長

至然後可克

魯肅初亡議以嚴

峻爲代意或同此

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注吳書云云按赤壁乘其疲利

速戰西陵避其銳宜緩攻

臣初嫌之水陸並進至必無他變水陸並進則及鋒而用舍船就步則師老運艱漸見罅隙敵得以逸待勞伺變擊怠也

又備旣住白帝至謹決計輒還大勝之後將驕卒惰派流仰攻轉饋又難一有失利前功盡棄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懼而走也連兵于西主客異勢決還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謙如豕突耳

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至權用納焉伯言固有遠猷此則中智所悉其文可以不載

峻等奄至至斬首獲生凡千餘人注臣松之云云按渭濱之規模自遠此舉聊以解權之忿恥但詆其無遠略可也觀朱桓傳與胡綜相激事足明遜非得已矣

又魏江夏太守達式兼領兵馬至遂以罷免此自爲將者所不廢但作史者乃可不載大抵吳志煩長未削者多

裴注論之尤乖錯

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至語在權傳此等事他傳已見似不必復載本傳

抗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

注按

機雲別傳初抗之克步闡云云按步氏夷滅出于國典本傳云自將吏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如別傳所言又當以此責福報乎但三世爲將由來所忌且機雲本當與吳存亡國亡之後不思野哭自屏而彈冠敵國自結強藩終致斯咎爲可嗟惜耳

吳主五子傳孫登而謝景范慎刀弓羊衛等皆爲賓客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景慎未嘗敗也古無刁字宜從宋

本作刀

登將拜太子王權默然有防微之慮者當在此時

將脩虞翻志節分明此虞翻字疑誤于時仲翔沒于交

州已十餘年且未嘗厠迹宮僚也

孫和後遂幽閉和至族誅正象據是牽入殿杖一百老
悖昏惑吳亡不待皓而決

孫霸和同母弟也同母二字衍傳後云霸二子與祖母
謝姬俱徙烏傷則和出自王霸出自謝矣

周魴傳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譙休七條凡鄙寡
要何事塵穢簡牘人才如魴卽傳可以不立此與胡綜傳
所載僞爲吳質三表豈故鋪陳其事以見吳人智略本疎
好行小慧君臣皆草竊一時耶

潘濬傳拜濬輔軍中郎將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濬漢之
叛臣此略之者已見楊戲輔臣贊下也江表傳爲不實

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注採吳書疏到急就往使受杖
一百促責所餉按濬本二劉舊人故尤懼降人反覆爲已

累也

侍郎謝玄語次問臺至遂解散雍事此玄之巧于

元歎之結也

凱傳子連從荆揚來者至故鈔列于凱傳左云此閭

之人恨皓之虐思凱之愍私造此書以爲口實事辭俱

足徵陳氏錄之蓋其識卑也

是儀傳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注採

衆評云云按古之氏族本出上賜漢吏皆成君王水宜

深責

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若辭有傾移

并得禍巧者不皆可幸也

胡綜傳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蕃蓋投權之多

初也

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至由是奔喪乃斷此事已見權

傳複出乃刊削不盡

吳範傳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先主入蜀自葭萌還
攻璋無緣復在白帝與岱相遇承祚蜀人宜知道里違錯
故載之以見吳人僞妄

劉惔傳時有星變以問惔至卒如惔言時孫翊名位甚
微安能星躔示變此又吳人之誇也

趙達傳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無所
得可以爲術家之戒矣

評然君子算役心神宜于大者遠者算宜從宋本作等
注採孫盛云云盛言是也若嫌魏得不以正亦當崎嶇

入蜀

注然則驚死亦有鬼也此必覩者先得之左右待推問
急而始言之則休信爲實見其狀耳驚微物氣當旋散安
得埋善土中復有相耶

注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鱠張溫使蜀時權方爲吳王何

以得稱陛下且正當魏軍頻出廣陵洞口權亦不在武昌也

諸葛恪傳 讀諸葛恪傳雖孟堅當無以過吳書中惟陸伯言事似稍煩冗他傳亦篇篇可觀想周韋華薛之徒其書本勝經其整比乃遂逼前良耳

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 張溫未竟之續元遜收之

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 至漸山降首 先使之無所略而後困之則不得不出矣 四部當作四郡卽上所謂與四郡鄰接也卽覽正作郡

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 以爲不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

權疾因召恪宏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待中孫峻屬以後
事注採吳書曰權疾云云按峻始保恪而後乃相圖
權勢之難共如此

注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及權在時改
紀此有遠見不當以成敗論

會衆于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使築兩城至振旅而歸
一築兩城所以致人也攻新城則致於人矣然此舉雖勝
已失之驛

注採漢晉春秋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至破之必矣
誠有是形但亦當審已

恪乃著論論眾意此論祖述武侯出散關表

每覽荆一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

爭競之一嘗不喟然歎息也元遜但知忠武頻煩出

師而不規其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三年而後南征還師之

後又蓄力一年乃屯漢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惡有狃於
一勝主少國疑羣情未一遽圖輕舉者乎是役也雖克新
城歸將不免而况違衆玩寇弗戢自焚釁非馬謖不請貶
三等謝劄夷之衆塞同異之口乃更思興作愈治威嚴虹
繞龍鳴身分族赤書虎類徇元遜之謂矣 荆邯語見後
漢書公孫述傳中

於是違衆出軍至驅略民人 若不過驅略民人曜武邊
界但憑督將伺利而動足矣何必發二十萬衆耶今旣大
舉又惑于諸將之言頓兵堅城之下是徒爾好大乃素無
成算者也

滕胤傳胤白曰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注採吳

書曰胤寵心彌高接士愈下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
下按經意處卽疏處也上相出征其門如市卽異同之嫌
專擅之咎將自此構矣胤與恪特未久故無敗耳

孫琳傳使光祿宗告廟廢亮孟宗恨于此無大節

可紀與王祥皆行而已

又壞浮屠祠斬道人釋子稱僧到赤烏年此是其證筆

融丹楊人意其所屬也

休既卽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劉宗周南渡時上書號

草莽臣自是不觀史書之失

王蕃傳永元傳劉洪乾象歷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

考度具載宋書天文志中此注失採

賀邵傳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按景賀齊之弟

邵乃從子非孫也吳書誤

韋曜傳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

曜論之此事已載和傳似可省也

評必不得已元宜在先至庶幾忠臣矣瑩言既不及數

冲又謂樓宜在先故評家爲之折衷然邵亦以直廢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三卷

吳志

義門讀書記

五代史

一卷

長洲何焯配臆

歐公作五代史亦多取小說蓋蹈宋氏新唐書之弊雖五代事多闕軼然說家所記未必實錄焉可悉
馮定遠云歐公文人又生于太平不習武事每敘戰之際則使人思鉅鹿垓下每壯夾寨之戰不使左邱太史公執筆也然三矢告廟之際亦極筆也按歐公敘高平之戰獨勝想周人猶有紀載可據沙陀不知金鎖石室爲何事也史闕其文雖左邱司馬亦如之何哉若憑臆編撰則違孔子其所不知之訓正後代史家大失也

五代史第一

薛居正書名曰五代史歐陽氏書名五代

史記卷首去記字近刻之謬也

梁太祖紀上

注中數語是作本紀法

紀下開平元年渤海契丹使者來遠夷使來係中國利害當書前此未通而始至者當書若泛使則見于附錄可矣春秋以一經該二百四十年之事若後之爲史者其事可以分見何必紛繁書于本紀中也

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爲使樞密使唐本宦者爲之溫懲其禍故改爲崇政院而首以敬翔爲使由此相沿至宋遂與宰相埒號爲兩府

三年告謝於南郊注不曰有事於南郊亦從其本語蓋比南郊禮差簡按是時親郊必有賞賚不能歲歲行之故但告謝而已

乾化二年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全忠弒昭宗於洛陽亦身如西京而有子嗣

戊寅皇帝崩注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按爲賊所葬故不書非爲不得其死

末帝紀龍德三年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十八字按書取德勝南城見彥章方立功而反見罷梁主賞罰倒置所以速亡

唐本紀上賜姓名李國昌字德興見墓碑

國昌子克用至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克用

是國昌小男唐三朝見聞錄謂之李九郎薛居正五代史克用殺段文楚事在僖宗乾符三年者得之

唐本紀下伶人奏百年歌唐懿宗與郭淑妃思同昌公

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悽惋蓋當時所尙非陸機所賦也

同光二年二月己巳勦有事于南郊梁與唐郊天皆以

春

左熊威軍將趙羅妻一產三男子注後世以此爲善祥

故於亂世書以見不然按亂世未嘗無此可以見天心之仁愛而嗜殺之君悖德而失職也然注乃歐公本意

三年夏四月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幸大臣第而

書及皇后其失自見

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莊宗弒于門高而首惡則嗣源

也爲賊所葬故不書

明宗紀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注夷狄不可

以豈義責故不曰叛于契丹按突欲恐兄弟不相容而出

奔非外叛故不以叛書注誤

廢帝紀平山人也至明宗養以爲子通鑑考異張昭於

國初修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皇帝之元子也

母曰貞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

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

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

薛史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魏氏以光啓元年生帝于平山景福中明宗爲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爲己子劉恕取廢帝錄按張昭仕明宗爲史官異代修廢帝錄無所諱避而不言養子事似可信然李克用光啓以前未嘗徇地山東又從珂若果是明宗子必不捨之而立從榮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附識以廣異聞

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 衛人立晉則其名也此殊不成文

晉高祖紀天福三年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頗來奉冊曰英武明義帝 梁唐皆郊見後受尊號石晉則以契丹爲天矣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公私債 容齋隨筆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則此所除者

想與之同世方尙武四民失業稱貸之際必有不能堪命者故不得已而屢下蠲除之令也

出帝紀八年十二月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石晉爲契丹所冊立故其于越皆得遣使

開運三年河決魚池至河決原武晉之事勢至此卽非

德光不去亦必亡矣

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書殺桑維

翰於契丹滅晉之上所以深著起事不正爲後世戒前

於唐廢帝紀書立晉此書契丹滅晉以此始亦以此終二

語相爲呼應

漢高祖紀四年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注變降曰

來歸是時天下無主與乎叛于彼而來于此者異矣按來

歸者內外之辭

隱帝紀乾祐二年注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莫大之失本

紀無譏按承天之祐禮運語也隱帝名當是祐字五代雖不知禮何至并此昧之祐字傳寫誤耳

周世宗紀六年夏四月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爲雄州注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乃見淤口關上置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時日今信安軍是也按宋信安軍亦今霸州地晁說之嵩山集云周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又繼取高陽關與無黨此注不同考之遼史穆宗紀亦曰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故小學紺珠採此注

論可謂亂世也歟至誠非史氏之所及也公之意蓋謂亂極當治賴世宗之挺生也然周以子弱宋因其資故隱躍以致意而不敢盡言焉公之論有出于薛氏舊史之表者故于末復略爲辨正其失評也

梁家人廣王全昱傳而陳俗好淫祠左道 陳俗巫風至

五代未革

唐家人太祖子傳如不幸物故者 預言物故則示意殺之矣

莊宗劉皇后傳是時大雪至乃投水而死 曾鞏政要策云初太宗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飛龍使李重進對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必望勅賜莊宗卽隨所欲給之如此非一末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也太宗撫手嘆曰二十年夾河爭取天下而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誠爲兒戲我今養士卒誠不悛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劍耳當合此所載並爲世監不恤而怨姑息而驕皆足以召亂也 魏博效節軍雖數賜予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叔趙在禮入魏事詳房知溫傳中當參觀

晉家人傳論

此論有爲言之稍于史體爲煩

周家人傳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談叢云
家人傳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爲堯山人則此作堯山者
其後人所改耶

梁臣楊師厚王景仁賀瓌王檀王虔裕謝彥章傳 此卷
始以師厚見梁所由失河北將折而入於晉終以彥章則
莫能復爲之禦敵而因以速亡也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二人皆任樞密使其生平得失
已具論斷于傳中而官失其職則當代之所沿也故獨爲
說以究四二重誨傳撮敘頗似論體

周德威傳德威奔走至奮搥擊之事與擒陳野叉同而
敘致尤生動

符存審傳存審知吾利於速戰至可以取勝 存審此

謀可謂識變

孔謙傳遂罷租庸使額分隨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三司

始此

李仁矩毛璋傳 二傳何必立

康思立傳 亦可不立

康思誠傳論 此云之禮由殿前點檢代周懼其以此始

終故微言之

何瓚傳 此傳可一不立

首臣景延廣傳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 椅字始

見於此

漢臣蘇逢吉傳 觀蘇史楊王所由逮及而漢祚之促亦

可以推而見矣

楊邠傳知史傳有田乃課吏傳寫 其用王文伯之言邪

死事張源德傳源德既堅守 至得赦而後釋之 通鑑考

異莊宗實錄賊將張源德固守貝州既聞河北皆平而有

翻然之志詢謀于衆群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

源德歐陽史云云接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衆當卽降于晉豈得猶拒守與晉要約而後出哉

孫晟傳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殺行人已非況其從者二百餘人乎宜乎世宗之不永也

唐六臣傳論 范吕相政廟堂始有朋黨之論公蓋借此

以發其呼憤故意味終不親切如論宦者亦當載之於唐書若五代史只言世主與唐時宦者之禍耳曰相接而復

信用之爲可愚也 張文潛與大蘇書云六人者爲唐大

臣挈國而輸之賊北而而事之爲史者曰汝無臣梁之理

從而正其罪何所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

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爲唐於史之名似不順耳

雖不云爾尙可以貶辱也班固書有後漢事范曄書亦有

前漢事未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

標卷事似難行按此論頗當唯宋史書周三臣則得闕幽

之道又當通其例之變也

宦者傳論夫女色之惑

至

粹而去之可也

如武氏既得

志高宗欲與宰相謀廢之而不可得矣其能粹而去之哉

凡議論彼此抑揚處極須斟酌也

雜傳趙匡凝是時唐袁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

賦不絕

匡凝之貢賦不絕亦張子布勸迎曹操之爲見

耳

氏叔琮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殺

之者以其老也

賀德倫傳乃分相漣衛三州

至

以德倫爲節度使

失河

北爲梁亡之始由末帝措置非宜而失

閻寶傳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

至

此不可失之時也

胡

柳復振閻寶贊成

康延孝傳延孝具言末帝懦弱

至

不旬日天下定矣

梁

之虛實形勢悉于延孝。

丁會傳會畏梁太祖雄猜

至

會乃降晉

劉知俊與會皆

梁之名將咸以懼疑降敵

張全義傳二人有隙

至

晉軍解去

與罕之隙未許罕之

傳梁救悉可會傳但會傳作葛從周此作牛存節考從周存節傳從周實主帥而存節以知間道爲先鋒會建渡河之謀而存節亦有以樞濟軍之益二事各具本傳而從周傳但云敗晉沈河而已

王晏球傳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

惕隱乃官名

本紀及附錄皆作惕隱無赫也

相里金傳字奉金

金墓碑云字國寶

贈太師

墓碑云贈太子太師按金上將軍未得贈太師

也

張廷蘊傳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乘旄節

明宗直如此展拓不開

王進傳論視在上者如進等至可勝道哉其在下者亦

中人爲多爾若賢人君子輩出則世將亨矣卽其不遇亦將爲說以垂後撥亂返治由其開先也

范延光傳制動當以靜天下名言也

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

耶律德光殺楊承勛而敬瑄赦李彥珣不如其君父遠矣

張彥澤傳偏將藥元福獨留至契丹遜去元福之策固

善亦惟諸將皆百戰之餘所以能然

傳戎王宣語戎王宣言舊史文也

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此又一李筠非周

三臣之李筠也

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何如死國難耶

王景崇趙思紹傳二人不必立傳但附守貞傳後可矣

馮道傳 馮定遠云歐公作馮道傳平敘而人品自具無
溢美亦無溢惡古人不過也此文勝於唐六臣傳按六臣
傳許裴樞或過此六人之無恥何所逃也陳壽序漢魏之
際緣在晉故稍遜其詞耳君臣之義賴史筆扶持放過不
得

道爲人能自刻苦至道殊不以爲德 道爲人自屬長者
惜其天資可庶幾於一行傳乃以愛官職而墮大節遂爲
百世所嗤也

道方自號長樂老至蓋其自述如此 初疑急就篇云長
樂無極老復丁道之自號蓋本于此非也長樂乃馮氏之
望封長樂者不一人歐公亦微誤蓋以其在老而自樂何
樂如之之語遂以爲自號爾

鄭珏傳 此傳可已
司空顗 亦可無立

劉昫傳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監修國史卽唐書也莊宗

繼昭宗故謂之國史

馬編傳博士王平議

至而立廟應州

因王平一人之不

學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其愈于近代者

因王平一人之不立廟應州耳

李懌傳

如懌但當附見他傳

和凝傳

是時進士多浮薄

至

稱爲得人

今人用微棘事

多誤而又誤闢作闢也

何澤傳而內實邪佞

至聞者哂之

此事不可遽加以邪

佞蓋并私于趙鳳請立秦王爲太子言之也

王松傳

不必立傳

司天職方考序

但存司天職方者蓋謂五十三年之間

蕃將與盜賊乘時之亂非所據而闢千之綱紀文章掃滅

無餘所不毀者惟天地而已

司天考上而使一藝之士

至

而未始不本於此

元人不

用歷元蓋微自歐公發之不然曹士薦馬重績之法未有肯信而仍之也

司天考下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至以備司天之所考災祥者人君之庶徵所以自反其極之建不建者也當如兩漢書之本紀歐公必欲離而二之又非也

吳世家揚渾水中出火可以燃水中有陰火伏焉又因潯江相激而發耳

南唐世家李昇尊號非古也不許李昇不受尊號在宋神宗事前

景盟于昇樞前約兄弟世世繼立此盟有先宋太祖兄弟而爲之者矣

前蜀世家王建莊見素之孫唐書宰相世系表莊待價之後出逍遙公房見素自出南皮公房非同系書俱出歐公手而互異若此

論 以一隅之地而云祥瑞畢至或者諛佞之臣僞爲以
蠱主心否則設詐以炫耀他國愚主所自爲爾今并以麟
爲非祥豈不過甚而與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繫詞非孔子
作連類歟

吳越世家錢鏐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 兼淮南者
攜錢楊之交也

南平世家高從誨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 經之成在周
顯德中此時則五經已具也

繼冲繼冲大將李景威四 至封府庫以待 景威光憲無
姑兩是區區三州固宜效順以全宗祀非若劉禪有漢家
四百餘年統緒之責也

東漢世家劉晏晏乃遣宰相鄭興致書凡欲稱姪皇帝以
叔父事之而已 宋之南渡所保者李煜錢鏐故地其事
金則劉晏之故事也

戰於高平

至

軍威大振

是役與唐莊宗夾寨之戰畧相

似馮道謂世宗未可比太宗顧獨不得比莊宗乎

西夷附錄契丹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賀正克用聞之大

恨

阿保機欲邀宋溫封冊而尙難之然則宣和海上之

盟烏得不悔於金源也

冊曰名弼子晉王至爾朮予猶父

冊文止載三語以著

其實足矣

而阿鉢本無姓氏

至於是始姓蕭

遼史蕭翰本名小漢

蓋對音字也

論嶠歸錄以爲陷虜記

范質亦有石晉陷蕃記見晁公

武讀書志云少主初遷手黃龍府後居於朝凡十八年

而卒按契丹丙午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國朝

太祖乾德二年也

高麗昭進別敘孝經一卷

至

皆不經之說

凡書不經前

賢論定者往往不足觀採求異書不如求亡書也

義門讀書記

五代史

一卷